



列傳卷第四十九

史記二百九十

關魯司上贊贊

効修

曹利用

孫繼鄴附

張耆

子希一等

楊崇勳

夏守恩

弟守贊子隨

狄青

張玉孫節附

郭達

曹利用字用之澶州寧晉人父諫權明經第位至右補闕以武畧改崇儀使利用少喜談辯慷慨有志操諫卒補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選為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景德元年契丹寇河北真宗幸澶州射殺契

丹大將撻覽契丹欲收兵去使王繼忠議和擇可使契丹者利用適奏事行在樞密院以利用應選帝曰此重事也毋輕用人明日樞密使王繼英又薦利用遂授閣門祗候崇儀副使奉書詣契丹軍帝語利用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軍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利用馳至軍中耶律隆緒母見利用車上車輒設積板布食器召與飲食其從臣重行坐飲食畢果議關南地利用拒之遣其臣韓杞來報命利用無使契丹契丹

母曰曹德我昇我關南地周世宗取之今宜還我利用曰晉人以地昇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利用不敢以聞其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歸則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為契丹執討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讐不得而息非國利也契丹度不可屈和議遂定利用奉約書以歸擢東上閣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契丹遣使來聘遂命利用迎勞之知宜州劉永規馭下殘酷軍校乘輿忽殺永規叛陷柳城縣圍象州分兵掠廣州嶺

南陽勳帝謂輔臣曰向者司天占候常用兵朕固憂
遠方守將非其人以起邊釁今果然曹利用曉方畧
盡心于事真以為廣南安撫使利用至嶺外遇賊武
仙縣賊持健標蒙采盾衣甲堅利鋒鏑不能入利用
使士持巨斧長刀破盾遂斬首以徇嶺南平遷引進
使歷客省使嘉州防禦使出為郾廷路總管大中祥
符七年拜樞密副使加宣徽北院使同知院事進知
院事遂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利用在位既
久頗恃功天禧二年輔臣丁謂李迪等論帝前迪斥
謂姦邪因言利用與之為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

臣不如迪捐軀以入不測之虜迪不逮臣也迪坐是
免而利用以檢校太師無太子少保為會靈觀使進
尚書右僕射乾興初加左僕射無侍中武寧軍節度

使景靈宮
使詔如曹

彬給公使錢歲萬緡契丹使者蕭從順桀

驚稱疾留館下不時發朝廷遣使問勞相望於道利
用請一切罷之從順乃引去加司空舊制樞密使雖
檢校三司無侍中尚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中王曾
由次相為會靈觀使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
重宮觀使詔利用班曾上議者非之未幾曾進昭文
館大學士王清昭應宮使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

上閣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班
閣門惶懼莫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臣王曾
等告謝班既定而利用怏怏不平帝使同列慰曉之
仍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益驕尚居次
相張知白上尋召張旻于河陽為樞密使利用疑代
已始悔懼焉初章獻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
輒為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居不恤也凡內降恩力
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
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鞞左右指以示太
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領之利用奏抑

內降恩難屢卻亦有不得已從之者人揣知之或給
太后曰蒙恩得內降輒不從今利用家媪陰諾臣請
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內侍
羅崇勲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勲戒敕之利用去崇
勲冠幘詬斥良久崇勲恨之會從子洎為趙州兵馬
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洎不法事奏上崇勲請
往按治遂窮探其獄洎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
杖死初洎事起即罷利用樞密使加兼侍中判鄧州
及洎誅謫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宮
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護

送諸子各奪二官沒所賜第籍其貲黜親屬十餘人
宦者多惡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逼之
利用素剛遂投繯而絕以暴卒聞後其家請居鄧州
帝惻然許之命其子內殿崇班淵監本州稅明道二
年追復節度兼侍中後贈太傅還諸子官賜謚襄悼
命學士趙彛作神道碑帝爲篆其額曰旌功之碑詔
歸所沒舊產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侍而其親舊
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在朝廷忠蓋有守始
終不爲屈死非其罪天下寃之

孫繼鄴字元嗣其先金陵人祖謙事李昇爲長劔都

指揮使南伐閩援兵不至戰死父承睿時爲小校憤
將兵者不如期致其父沒乃刺殺之亡去轉徙淮楚
間久之入京師以策上太宗授左班殿直終左藏庫
使繼鄴初以三班奉職監泮陽酒稅會宜州陳進反
曹利用辟以自隨爲前驅破賊于象州大烏嶺以功
遷左侍禁端州兵馬監押徙秦州永寧砦總徒城洛
門攻西頭供奉官晁迥薦爲閣門祇候上禦戎策十
數事又用曹瑋薦爲鄜延路兵馬都監徙知環州累
遷崇儀副使會修築洪德砦與總兵者論事不協絀
爲冀州兵馬都監起知保安軍徙涇州使契丹樞密

使曹利用欲用之繼鄴惡其權盛陰知利用將有禍數以疾辭遂除左龍武軍統軍致仕利用貶復爲崇儀副使遷供備庫使知石州徙保州領恩州刺史知雒州累遷西上閤門使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端州防禦使出爲環慶路副都總管道改涇原路兼知渭州建言蕭關故道前控大川善水草賊騎所從出也誠得屬羌與奉賜且羈其酋領使爲藩籬則可無西顧憂矣爲步軍都虞候徙真定路卒

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真宗藩邸及卽位授西頭供奉官嘗與石知顯侍射苑中連發中的擢

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咸平中契丹犯邊以功遷南作坊使昭州刺史天雄軍兵馬鈐轄邊兵未解徙鎮州行營鈐轄又徙定州契丹圍望都耆與諸將從間道往援比至城已陷矣耆與敵戰身被數創殺契丹梟將遲明復戰而王繼忠爲契丹所執耆還因言天道方利先舉者請大舉討之及上與師出境之日帝以問輔臣以爲不可遷昭州團練使并代州鈐轄明年契丹兵復入帝欲親征耆奏邊事十餘條多論兵貴持重及所以取勝者召還入對帝曰卿嘗請北伐契丹入塞與卿所請與師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領

守澶州而未得人如何者請行帝喜命為駕前西面
鈐轄令至澶州候契丹遠近者馳騎往改東面排陣
鈐轄事平會曹州趙諫告者受金為人求薦禮部貶
供備庫使潞州都監久之事稍辨復官管勾皇城司
帝以者歷河東稔邊事召者至宣和閣問地里險
易狀者因言雲應蔚朔四郡間遣人以文移至并代
間非覘邊虛實郎欲熟道路宜密諭代州使自雲應
蔚至者由大石谷入自朔至者由土塏入餘間道皆
塞之以示險景德罷兵者與曹璨李神祐岑保正閱
軍籍請汰罷癯者遷英州防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

虞候從帝東封遷絳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時建王
清宮者奏疏謂殫國財力非所以承天意遷相州觀
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祀汾陰授威塞軍節度使
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罷判河陽丁父母憂起
復徙武寧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
累遷鎮安軍淮南節度使判壽州遣中書舍人張師
德就賜告敕尋召為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會靈觀
使先名旻至是表改名者加尚書左僕射歷河陽泰
寧山南東道昭德軍節度使進兼侍中封鄧國公章
獻太后崩以左僕射護國軍節度出判許州移襄鄧

孟許陳壽六州封徐國公者為人重密有智數真宗在東宮嘗命授以論語左氏春秋後又賜宸戒二十條及聖政記冊府元龜故頗知傳記及術數之學言象緯輒中章獻太后微時嘗寓其家者事之甚謹及太后預政寵遇最厚賜第尚書省西凡七百楹安佚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爲曲闌積百貨其中與羣婢相貿易有病者親爲診切以藥償之欲錢不出也所歷藩鎮人頗以爲擾然御諸子嚴日一見之即出就外舍言亦以此多之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謚榮僖子二十四人得一慶曆中守貝州妖人

王則作亂不能死又與之草禮儀伏誅可一坐與羣婢賊殺其妻奪市利一團練使誠一客省使樞密都承旨

希一字簡翁以父者任累官引進使歷知冀邢等九州貝州叛希一先引兵至得其水門猶絳兄得一累監洪州鹽復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請徙邊兵內地以寬糴費每州歲爲市平以糴邊穀使人不能高下其價戍卒之孥給糧先軍士一日使其家爲伍保坐以逃亡之累皆著爲法徙成都利州路鈐轄真定府路總管累使遼及館客遼人嘗以雄州不當禁漁界

河及役白溝兩屬民爲言希一曰界河之禁起於大國統和年今文移尚存白溝本輸中國田租我太宗特除之自是大國侵牟立稅故名兩屬惡有中國不役之理遼人詞塞以均州防禦使提舉集禧觀卒弟利一

利一字和叔以蔭補供奉官光州都監提點京東淮南刑獄知莫冀二州爲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兼閤門通事舍人知廣信軍謀告遼人宋元寇邊利一置酒高會於譙門元率衆遁去徙知保州雄州累遷西上閤門使嘉州團練使遼人刺兩屬民爲兵民不堪

辱利一綏徠之有大姓舉族南徙慕而來者至二萬利一發廩振恤且移詰涿州自是不敢復刺巡檢趙用有罪坐不察舉改衛州鈐轄久之爲定州路鈐轄進馬部軍總管徙真定大名府路歷知代滄澶鄭相州絡雄州團練使

楊崇勳字寶臣薊州人祖守斌事太祖爲龍徙指揮使父全美事太宗爲殿前指揮使崇勳以父任爲東西班承旨事真宗于東宮帝嘗曰聞若嗜學吾授若書崇勳自是稍通兵法及前代興廢之事真宗即位遷右侍禁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雷有終討王均崇

勲承受公事以奏捷擢內殿崇班累遷西上閣門使
羣牧都監改副使以左衛大將軍恩州刺史爲樞密
都承旨尋提舉樞密諸房通進銀臺司事以英州防
禦使爲馬軍都虞候并代州馬步軍副使總管留爲
客省使領羣牧使真宗久不豫寇準罷入內副都知
周懷政謀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復相準嘗以謀
訪崇勲崇勲以變告丁謂得其辭夜造曹利用共議
發之翌日誅懷政擢崇勲鄧州觀察使不拜乃以內
客省使領桂州觀察使復兼羣牧使初羣牧置使皆
以文臣領之崇勲曰馬者戰備雖無事可去邪仁宗

即位以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陳州授殿前都虞
候真定府定州路副都總管知定州歷馬軍副都指
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使拜宣徽南院使
兼樞密副使宮中火爲脩葺副使又歷鎮南定武軍
山南東道節度使章獻與仁宗言先帝最稱崇勲質
信可任大事乃進樞密使百官詣洪福院上章懿册
退而立班奉慰宰相張士遜過從勲園飲日中期不
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奏與士遜俱罷以同平章事河
陽三城節度使判許州翌日改陳州景祐初懷政家
人訟寃遂罷同平章事知壽州徙亳州復知陳州契

宋史列傳卷四十九
三頁九十二
丹將渝盟朝廷擇將備邊宗勲請行復拜同平章事
判定州既而老不任事徙成德軍又徙鄭州坐其子
宗誨納賕枉法以左衛上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
贈太尉謚恭密尋改謚恭毅宗勲性貪鄙久任軍職
當真宗時每對輒肆言中外事喜中傷人人以是畏
之在藩鎮日嘗役兵工作木偶戲人塗以丹白舟載
鬻於京師

夏守恩字君殊并州榆次人父遇爲武騎軍校與契
丹戰歿時守恩纔六歲補下班殿侍給事襄王宮累
遷西頭供奉官真宗即位四遷至北作坊使普州刺

史帝幸澶淵守恩從行數見任使遷博州刺史歷龍
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泰州防禦使帝不豫
中宮預政以守恩領親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
安遠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管勾殿前馬步軍都指揮
使事天聖初加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爲
未定陵總管雷允恭邢中和徙皇堂穿地得水泉土
石相半人疫功不就守恩以聞允恭等伏誅徙節河
陽三城歸本鎮知澶相曹三州并代路馬步軍都總
管歷天雄秦寧武寧節度使爲真定府定州路都總
管守恩所至恃寵驕恣不法其子元吉通賂遺市物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四十九

十一

監生池俊刊

多不予直定州通判李參發其贓命侍御史趙及與大名府通判李鉞鞫問得實法當死帝命貸之除名連州編管卒貶所

守贇字子美初守恩給事襄王邸正問其兄弟守恩言守贇四歲而孤日侍王邸不得時撫養心輒念之王為動容即日召入宮而憐其幼聰就外舍後二年復召入王乳母齊國夫人使傅婢拊視之稍長習通文字王為太子守贇典工作事及即位授右侍禁李繼遷叛命使綏夏伺邊釁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帝幸大名為駕前走馬承受康保裔與賊戰沒部由

長誅聲言保裔降賊密詔守贇往察之守贇變服入營中廉問得狀還奏稱旨詔恤保裔家以守贇為真定路走馬承受公事帝幸澶淵及祀汾陰皆為駕前巡檢累遷東綾錦副使從幸亳州命修行宮轉崇儀使提舉倉草場帝甚親信之遣中使問守贇曰欲管軍乎為橫行使乎守贇曰臣得日近冕旒足矣尋遷西上閣門使提舉諸司庫務以右千牛衛大將軍召州刺史為樞密都承旨兼領三班院每契丹使至與楊崇勳迭為館伴副使凡十餘年擢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改馬軍并代州都總管累遷步軍殿前

副都指揮使建武鎮東保大軍節度使俄以修大內
勞除殿前都指揮使徙定國軍節度使守恩坐贓廢
守贇亦以鎮海軍節度使罷管軍之本鎮踰年徙定
州路都總管召知樞密院事既入見帝問西事守贇
言平時小障屯兵馬不及千餘賊兵盛至固守不暇
安能出鬪邪宜併其兵以據衝要伺便激擊功或可
成帝然之劉平石元孫敗人有以降賊誣告者守贇
頗辨其枉引康保裔事為質自請將兵擊賊換宣徽
南院使陝西馬步軍都總管無經略安撫緣邊招討
使命勾當御藥院張德明黎用信掌御劍以隨之然

守贇性庸怯寡方略不為士卒所服尋詔駐軍河中
居數月徙屯鄜州其子隨為陝西緣邊招討副使時
晏殊宋綬知樞密院又召守贇同知院事隨卒守贇
請罷以宣徽南院使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以疾徙
相州疾稍平復為真定府定州等路都總管未至徙
高陽關就判瀛州卒贈太尉謚忠僖

隨字君正頗好儒術多從士大夫游以父蔭為茶酒
班殿侍遷右班殿直仁宗在東宮為率府副率兼春
坊謁者及即位除內殿承制閣門祇候累遷西上閣
門使出為天雄軍兵馬鈐轄以母疾召還領三班院

再遷四方使營州刺史出知衛州真拜韶州團練使徙邠州遷秦州防禦使元昊反為鄜延路副都總管本名元昊與元昊有嫌因奏改焉尋徙環慶路未幾復還鄜延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與同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隨曰此行間爾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後數日果擊賊斬首獲羊馬自效及守贊知樞密院事耀州觀察使知亳州劉平石元孫敗以隨知河中府守贊經略安撫陝西留領會靈觀事守贊還復為陝西

副都總管鮑緣邊招討副使帝曰朝廷方以邊事委卿卿母以父在機密為嫌時隨已病次陝州卒贈昭信軍節度使謚莊恪隨在邊陲無多戰功然慎重少過

論曰曹利用投身不測之淵以口舌啖契丹使河北七十年無鋒鏑之虞勲業固偉矣嶺南之戰亦豈可少哉恃功怙寵禍萌而弗悟可悲也已者崇勲二夏奮闢第位將相皆驕侈貪吝恃私恩違清議君子所不取也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選

為散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為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為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囉咩歲香毛奴尚羅慶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馳赴衆爭前為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為經略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

見竒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西上閣門副使擢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畧招討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

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溘爾
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
州權攝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
又破潯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略等安撫經制
蠻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
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
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
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
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
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

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聞聽吾所
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十犯賊境
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
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
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曙貽諸將股栗已而
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卽進青明日
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旣失
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
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
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

宋史列傳卷四十九
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黃師宓等。邕州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岩下。汲之甘。衆遂以濟。復爲樞密副使。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敦教坊。優進諸子官秩。初青

既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食臥起。皆宜防竊。發乃馳使戒之。及聞青已破賊。顧宰相曰。速議賞。綏則不足以勸矣。始交趾頭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

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迺罷青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髭卒帝發哀贈中書令謚武襄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命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死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山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

如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調其家事子諮詠並為閣門使詠數有戰功熙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畫象入禁中禦制祭文遣使賚中牢祠其家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築青澗招安砦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鬪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真勇將也以為本路同巡檢從征儂智高抵歸仁驛賊列三銳陳以逆官軍軍小郤玉率右廂突騎

橫貫賊壘賊大潰帝召見使作銳陳於殿廷下觀破賊之勢擢為廣西鈐轄徙大名進龍神四廂都指揮使為副都總管諒祚攻大順城王以兵三千夜擊之驚潰而去累遷昭州防禦使徙涇原熙寧中慶州卒叛王夔遂于石門卒窮蹙請降土斬二百人坐奪職降為陵州團練使居數月復之王詔開熙河王遷宣州觀察使為副都總管河北直三十七將以王為第一將入為馬步軍都虞候卒贈建雄留後

孫節開封人少直軍籍以才勇補右侍禁與狄青同在延州數攻破敵若有功累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及

青討智高辟隸麾下至歸仁舖節為前鋒直前搏戰賊銳甚節鏖山下俄中槍而沒特贈忠武軍節度留後封其妻為仁壽郡君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司副使奉終其喪

郭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康定中兄遵死於敵錄逵為三班奉職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同學延安清剛社募兵誤殺熟羌將論死逵請而勉之活壯士十三人方議取靈武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没人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奏為駐泊將執中與賓佐

論當今名將共推葛懷敏達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
敗朝廷事執中始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
非名將而敗事邪曰喜功微幸徒勇無謀可禽也執
中歎曰君真知兵懷敏既覆師矣爲真定兵馬監押
保州卒叛田況遣達往招之達與亂者侍其臻嘗同
事范仲淹馳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臻識之卽與
其黨韋貴史克順皆再拜邀達登城既見申諭禍福
衆或疑不卽下曰若降恐不免達請以身爲質於是
開城降論功加閣門祇候環慶兵馬都監遭母憂不
得解官凡三請乃許慶帥杜杞贖以錢四十萬謝弗

受卒喪爲涇原都監拔古渭城轉通事舍人徙河北
緣邊安撫都監副吳奎使契丹值其主受尊號入觀
禮使還黜爲汾州都監龐籍鎮河東俾權忻州契丹
來求天池廟地籍不能決以諉達達訪得太平興國
中故牘證爲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湖北溪蠻彭仕
義叛加帶御器械爲路鈐轄兼知澧州得蠻親信爲
鄉導盡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義棄城走衆
悉降遷禮賓使徙南路鈐轄知邵州武岡蠻反達討
平之累遷容州觀察使仁宗山陵以達掌宿衛遷殿
前都虞候出爲涇原路副都部署治平二年以檢校

太保同簽書樞密院旋出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達雖立軍功而驟躋政地議者不厭諫官御史及論之不聽神宗卽位遷靜難軍留後召還言者復力爭乃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至鄆七日徙鎮鄆延種諤受嵬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達曰虜旣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旣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達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趙尙薛昌朝與夏使議唯言砦基尙曰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

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虜使驚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焚棄綏州達匿而不下至是帝問大臣皆莫知達始自劾向者違詔旨之罪帝手詔褒答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達曰詢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敢向化矣達謂得殺楊定者首領姓名謀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達曰是且梟死因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達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虜情得乃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韓絳主種諤計圖橫山與達議出兵達曰諤狂生

爾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怒以爲沮撓奏
召達還明年慶州亂出判永興徙秦州王韶開熙河
達案其不法朝廷遣蔡確鞠之謂達誣罔落宣徽使
知潞州徙太原復宣徽使交趾李乾德陷邕管召爲
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兼荆湖廣南宣撫使請鄜延
河東舊吏士自隨將行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章劔甲
以示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至廣西討拔廣源州
降守將劉應紀又拔決里隘乘勝取枕榔門州大戰
富良江斬僞王子洪真乾德窮蹙奉表歸命時兵夫
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至是與賊隔一水

不得進乃班師坐貶左衛將軍西京安置屏處十年
哲宗立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起知潞州進廣州觀
察使知河中辭歸洛改左武衛上將軍提舉崇福宮
卒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達愜慨喜兵學神
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是特竒正相生之
一法爾因爲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達
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
而成尤善用偏禪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
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旣斬李
信劉甫又欲罪鄜延都巡檢使白玉玉見達託以後

事且泣言不得終養母遠哀之不遺申救甚力得免
已而王大捷于新砦神宗謂達曰白玉能以功補過
卿之力也每戰先招懷後戰鬪愛惜士卒不妄加誅
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
猶隱然爲一時宿將云

論曰宋至仁宗時承平百年武夫鷲卒遭時致位者
雖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惟青與達兩
人爾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
崑崙一舉頗著奇雋攷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達料葛
懷敏之敗如燭照龜卜一時最爲知兵雖南征無功

用遠其長又何忝焉

列傳卷第四十九

列傳卷第五十

宋史二百九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節書右丞相監後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長朕等奉

勅修

吳育 子敏求 宋綬 子昌言 李若谷 子淑孫壽朋

王博文 子疇 王醜

建

吳育字春卿達安人也父待問與楊億同州里每造億億厚禮之門下少年多易之億曰彼他日所享非若曹可望也累官光祿卿以禮部侍郎致仕育少奇穎博學舉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三縣自秦悼王葬汝後子

孫從葬皆出宦官典護歲時上冢者往來呼索擾州縣育在襄城請凡官所須具成數毋容使者妄索羊豕悉出大官由是民省供費殆半宦官過者銜之或中夜叩縣門索牛駕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鷹犬暴民田入襄城境輒相戒約毋敢縱者舉賢良方正擢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奏定禮文名太常新禮慶曆祀儀改右正言歷三司鹽鐵戶部二判官尋以本官供諫職元昊僭號議出兵討之羣臣曰元昊小醜也旋即誅滅矣育獨建言元昊雖稱蕃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服叛不常

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剗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拊而收之不報復上言宜先以文誥告諭之尚不賓姑嚴守禦不足同中國叛臣亟加征討且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於持重羌人剽悍多詐出沒不時我師乘銳見小利小勝必貪功輕進往往墮賊計中第嚴約束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其鋒時方銳意討之旣而諸將多覆軍者久之無功卒封元昊爲夏國主如育所議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壓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脩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爲殆稍安靜

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賞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迺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隣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唃廝囉及他蕃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

蕃事迹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進翰林學士累遷禮部郎中契丹與元昊構兵元昊求納款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旨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為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權今二蕃自鬪鬪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豪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煙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有堅拒當為討之如

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
兩制同上對不易育議尋知開封府居數日發大奸
吏一人流嶺外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
再變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時歲饑多盜育嚴賞功
之法嘗得盜而未賞者一切賞之以明不欺慶曆五
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居數月改參知政事山
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
州富弼山東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于淮
南育曰盜誠無足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
可禦矣事遂寢章獻章懿太后升祔真宗廟議者請

覃恩且優賜軍士育曰無事而啓僥倖誰為陛下建
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外人多怨執政者帝以語輔臣
育曰此必建議者欲動搖上聽臣以身許國何憚此
耶向綬知永靜軍為不法疑通判江中立發其陰事
因構獄以危法中之中立自經死綬宰相子大臣有
營助欲傳輕法育曰不殺綬無以示天下卒減死一
等流南方御史唐詢請罷制科帝刊其名付中書育
奏疏駁議帝因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行下
今乃知欺罔也育曰非睿聽昭察則挾邪蠹國靡所
不為願出姓名按劾以明國法育在政府遇事敢言

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辨不
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乃復
以為樞密副使明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訥曰大臣
喧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昌朝而育歸給事中
班未幾出知許州徙蔡州設伍保法以檢制盜賊時
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招捕者
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曰使者欲得妖人還
報邪曰然曰育在此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
此特鄉民用浮圖法相聚以利財錢爾一弓手召之
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請留毋往中使以為然

頃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
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徙陝州上書論詔獄
曰先王凝旒黜纘不欲聞見人之過失也設有罪即
屬之有司揚儀嘗為三司判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
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
止請求常事使道路衆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皆
自危豈養廉恥示敦厚之道哉遷禮部侍郎知永興
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辭且請便郡帝語大
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因命知汝州遣
內侍賜以禁中良藥會疾不已又請居散地以集賢

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外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決多請育訴育為辨曲直判書狀尾堯佐畏懼奉行復為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陝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一日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育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為諫官劉元瑜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除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畧安

撫使判延州夏人既稱臣而並邊種落數侵耕為患龐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謂要契來明而亟城則羌人必爭爭而受患者必麟府也移文河東又遺籍手書及疏於朝不報既而夏人果犯河外陷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皆得罪去疾復作辭不任邊事求解宣徽使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病革視事如平日因閱囚辨非罪竄舞文吏二人已而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正肅育性明果所至作條教簡踈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即人不能撓辨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初尹開封范

何心不
其
五

仲淹在政府因事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
奏請多為任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行之其在二
府待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
帥永興時待問尚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晚年在
西臺與宋庠相唱酬追裴白遺事至數百篇體素羸
少時力學得心疾後得占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夕
而愈後數發每發數十日乃已有集五十卷第充為
宰相自有傳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臯尚書度支員外郎有
集賢院綬幼聰警額有奇骨為外祖揚徽之所器愛

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
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時所尚初徽之卒遺
奏補太常寺太祝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愛其文遷
大理評事聽於秘閣讀書大中祥符元年復試學士
院為集賢校理與父臯同職後賜同進士出身遷大
理事永及祀汾陰召赴行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
過地志風物故實每會止即以奏將祠亳州太清宮
以蒼書亳州判官事入為左正言同判太常禮院又
之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後期未
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選官考覈期半月以聞於
嘉靖丁巳年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五十一

二

監生朱美

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蠲積負數百萬擢知制誥判
吏部流內銓兼史館修撰王清昭應宮判官累遷戶
部郎中權直學士院同脩真宗實錄進左司郎中遂
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勾當三班院始詔讀唐史
固求解三班以顯進講同脩國史遷中書舍人昭應
宮災罷二學士踰年復翰林學士史成遷尚書工部
侍郎兼侍讀學士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
垂簾決事而仁宗未嘗獨對群臣也綬奏言唐先天
中睿宗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
品以下官決徒刑宜約先天制度今群臣對前殿非

軍國大事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改龍圖
閣學士出知應天府太后崩帝思綬言召還將大用
而宰相張士遜沮止之復加翰林侍讀學士詔定章
獻明肅章懿太后祔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
坤儀廟故事請別築宮曰奉慈廟以安神主事多采
用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綬綬固辭又言帝王御天
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
萬務內外延首思見聖政宜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
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
不能推心悉力以輔陛下之治耶頃太后朝多吝除

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罔上何以得此朋黨之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已意以進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朋黨尤盛王室遂卑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綱紀正在今日張士遜罷乃拜綬參知政事仍有詔罷脩寺觀而章惠太后以舊宅為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奩中物也

諫官御史欲邀名邪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為哉第見興土木為違近詔即論奏之且事有疑似彼猶指為過或陛下有大闕失近臣雖不言然傳聞四友為聖政之累何可忽也太祖常謂唐太宗為諫官所詆不以爲愧何若動無過舉使無得而言哉郭皇后廢帝命綬作詔云當求德閤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曰宋綬亦如此言時大臣繼有論者卒罷之帝春秋富天下久無事綬慮宴樂有漸乃言人心逸於久安

而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事至而應不亦殆歟臣願飭勵羣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奸不能移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閒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再遷吏部侍郎時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異政事繇此依違不決於是四人者皆罷綬以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講筵權判尚書都省歲餘加資政殿大學士以禮部尚書知

河南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敗沒帝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策綬畫十事以獻復召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時綬母尚在綬既得疾不視事猶起居自力區處後事尋卒贈司徒兼侍中謚宣獻綬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爲兒童時手不執錢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讐博通經史百家其筆札尤精妙朝廷大議論多綬所財定楊億稱其文沈壯淳麗曰吾殆不及也及卒帝多取其書字藏禁中初郊祀綬攝太僕卿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洽因上所撰鹵簿圖十卷子敏求

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爲館閣校勘預蘇舜欽進
奏院會出簽書集慶軍判官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
習唐事奏爲編修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修書卒喪
同知太常禮院石中立薨子繼死無他子其孫祖仁
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爲服三年當解官斬衰
同僚援据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定爲令加集賢
校理從宋庠辟通判西京爲羣牧度支判官墜馬傷
足出知亳州治平中召爲仁宗實錄檢討官同修起
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寺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踈者
可嫁娶敏求以爲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言者

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
貶秩知降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典
禮國之所重而謨謬如是安得無責然敏求議初不
誤曾公亮惡禮院劉瑾附敏求爲說故因是去之是
歲即詔還徐國公主以夫兄爲姪奏官敏求疏其亂
天倫執正之王安石惡呂公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
心如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遂君側之惡出知潁州敏
求當草制安石論旨使明著罪狀敏求但言敷陳失
實安石怒白於帝命陳升之改其語敏求請解職未
聽會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以

本官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語切直擢真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為敏求懼帝獨全護之除史館脩撰集賢院學士鄧潤甫為帝言比群臣多尚告訐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士以變薄俗乃加敏求龍圖閣直學士命修兩朝正史掌均國公牋奏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收誦習熟於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他所著書甚多學者多咨之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

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又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故士輕去鄉里以求師請置學官後頗施行之族弟昌言

昌言字仲謨以蔭為澤州司理參軍州有殺人獄昌言疑其冤堅請迹捕果得真犯者稍遷河陰發運判官自濟源之官見道上棄屍若剝狀者甚眾竊歎郡縣之不治既至河陰得凶盜六輩殺人而驚之如是十餘年掩其家猶得執縛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為胥橐昌言窮治其淵藪皆法外行之而流其家人擢都水監丞熙寧初河決棗疆而北昌言

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使之東
流候稍深即斷北流縱出葫蘆下流以除恩冀深瀛
水患詔從之提舉河渠王亞以為不可成不如修生
隄朝廷遣翰林學士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
決口塞光奏昌言獨有功若與同列均受賞恐不足
以勸詔理提點刑獄資序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
監汴水漲昌言請塞訾家口已而汴流絕監丞侯叔
獻唱為昌言罪昌言懼求知陝州歷濮冀二州河決
曹村召判都水監往護河堤靈平埽成轉少府監卒
贈絹二百匹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少孤游學依姻家趙况於
洛下遂葬父母緱氏舉進士補長社縣尉州葺兵營
課民輸木檄尉受之而吏以不中程多退斥欲苛苦
輸者因以取賕若谷度材別其長短大小為程置庭
中使民自輸改大理寺丞知宜興縣官市湖泆茶歲
約戶稅為多少率取足貧下若谷始置籍備勾檢茶
惡者舊沒官若谷使歸之民許轉留以償其數知連
州真宗將朝謁太清宮選通判亳州累遷度支員外
郎權三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會河決白馬
調取芻楩同列盧士倫協三司意趣刻擾州縣而若

谷寬之士倫不悅構于朝徙知陝州盜聚青灰山久不散遣牙吏持榜招諭之盜殺其黨與自歸改梓州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使契丹陞辭不俟垂簾請對廼遽詣長春殿奏事罷知荆南士族元甲恃蔭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若父兄訓之爾王蒙正為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橫肆若谷繩以法監司右蒙正奏徙若谷潭州洞庭賊數邀商人解殺人輒投屍水嘗捕獲以屍無驗每貸死隸他州既而逃歸復攻劫若谷擒致之磔于市自是寇稍息累遷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齧韓村堤夜馳往督兵為大埽

至旦堤完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有東西兩城夾河秋夏水溢岸輒圯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制石版為岸押以巨木後雖暴雨不復壞官倉依山而貯穀少若谷使作露囤囤可貯二萬斛他郡多取法焉遷給事中知壽州豪右多分占芍陂陂皆美田夏雨溢壞田輒盜決若谷擿冒占田者逐之每決輒調瀕陂諸豪使塞堤盜決乃止加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卒挽舟過境寒瘠甚者留養視之須春溫遣去民勾于道者以分隸諸僧寺助給春爨還勾當三班院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貴人多葬洛陽敕使須索煩

擾若谷奏令鴻臚預約所調移府逆為營辨改樞密
直學士知并州民貧失婚姻者若谷出私錢助其嫁
娶贅婿亡賴委妻去為立期不還許更嫁并多降人
喜盜竊籍累犯者以三人為保有犯并坐之悛者削
去籍名進尚書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拜參知政事建言風俗媿惡在上之人作而新之君
子小人各有其類今一目以朋黨恐正人無以自立
矣帝悟為下詔論中外以耳疾累上辭辭位罷為資
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以太子少傅
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謚康靖若谷性資端重

在政府論議常近寬厚治民多智慮愷悌愛人其去
多見思少時與韓億為友及貴顯婚姻不絕焉子淑
淑字獻臣年十二真宗幸亳獻文行在所直宗竒之
命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秘書省校書郎寇準薦之授
校書郎館閣校勘乾興初遷大理評事脩真宗寶錄
為檢討官書成改光祿寺丞集賢校理為國史院編
修官召試賜進士及第改秘書郎進太常丞直集賢
院同判太常寺擢史館脩撰再遷尚書禮部員外郎
上時政十議改知制誥勾當三班院為翰林學士進
吏部員外郎會若谷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加端明

殿學士若谷罷進本曹郎中典豫王府章奏以右諫議大夫知許州歲饑取民所食五種上之帝惻然為蠲其賦權知開封府復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言者指其在開封多褻近吏人改給事中知鄭州徙河陽轉尚書禮部侍郎復為翰林學士罷端明殿學士判流內銓復加端明殿學士初在鄭州作為陵詩國子博士陳求古以私隙訟其譏訕朝廷除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累表論辨不報乃請侍養明年復端明侍讀二學士判太常寺父喪免官終喪起復再為翰林學士諫官包拯吳奎等言淑性姦邪又嘗請侍養父

而不及其母罷翰林學士以端明龍圖閣學士奉朝請丁母憂服除為端明侍讀二學士遷戶部侍郎復為翰林學士而御史中丞張昇等又論奏之不拜除兼龍圖閣學士由是壹鬱不得志出知河中府暴感風眩卒贈尚書右丞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制作誥命為時所稱其他文多裁取古語務為奇險時人不許也初宋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國姓而郊者交非善應也又宋郊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用命郊疑進告身非是以淑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郊曰君第

進何疑邪。祁遂得罪去。其傾側險陂類此。嘗修國朝會要三朝訓鑒圖閣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各又獻繫訓三篇。所著別集百餘卷子。壽朋復圭。

壽朋字延老。慶曆初與弟復圭同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使行諸陵。奏言。昭憲皇后誕育二聖。為國文母。獨以合塋安陵。不及時祭。請更其禮。從之。遷群牧判官。擊斷敏甚。皇城卒邏其縱游無度。出知汝州。盡推職田之入。歸前守楊畋。畋死。又經理其家。以饑歲營州解勞民降。為荊門軍。歷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知鳳翔府。滄州。滄地震。壞城郭。帑庾。壽朋

案

以席為屋。督吏儼。繕葺未數月。復其舊。括蕪田三萬頃。縱民耕。擇其壯者。假習兵。河方北。涌隨塞之故道。陘壽朋度必東。潰諭居人徙避。後三縣四鎮果墊焉。司馬光出使。薦其能。加直史。館入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進戶部鹽鐵副使。性疎雋。任俠。奉祠西太一宮。飲酒食肉如常。時暴得疾卒。詔中使撫其孥。賜白金三百兩。

復圭字審言。通判澶州。北使道。澶民主驛率困。僮豪杜氏十八家。詭言唐相如晦。後每賊吏脫免。復圭按籍役之。知滑州。兵匠相忿。閱揮所執鐵椎。椎殺爭者。

於聽事立斬之徙知相州自太宗時聚夏人降者五
指揮號聽子馬子弟相承百年無他投復圭斥不如
格者選能騎射士補之為度支判官知涇州始時二
稅之入三司移折已重轉運使又覆折之復圭為奏
免民立生祠歷湖北兩浙淮南河東陝西成都六轉
運使浙民以給衛前役多破產復圭悉罷遣歸農今
出錢助長召人承募民便之瀕海人賴蛤沙地以生
豪家量受稅於官而占為已有復圭奏蠲其稅分以
予民熙寧初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夏人築壘于其境
不犯漢地復圭會邊功遣大將李信帥兵五千授

以陳圖使自荔原堡夜出襲擊敗還復圭斬信自解
又欲澡前耻遣別將破其金湯白豹西和市斬首數
千級後七日乘常舉國入寇御史謝景溫劾復圭擅
興致士卒死傷邊民流離謫保靜軍節度副使歲餘
知光化軍張商英言夏人謀犯塞之日久矣與破金
湯適相值非復圭生事乃召判吏部流內銓知曹蔡
滄州還為鹽鐵副使以集賢殿脩撰知荊南卒復圭
臨事敏決稱健吏與人交不以利害避然輕率躁急
無威重喜以語侵人獨為王安石所知故既廢即起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祖諫給事太宗蕃邸為

西京作坊副使博文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為公卷人謂之玉回文淳化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以年少罷歸後諫卒官廬州州守劉蒙叟為言召試舍人院為安豐主簿歷南豐尉有能名調南劍州軍事推官改大理寺丞監荆南權貨務選殿中丞陳堯盜薦之試中書賜進士第擢知濠州歷真州真宗幸亳權江淮制置司事改監察御史梓州路轉運使以疾請出知海州徙密州負海有鹽場歲饑民多盜鬻更捕之輒抵死博文請弛鹽禁候歲豐乃復從之除殿中侍御史天禧中朱能王先在長安

偽為乾祐天書事覺能既敗死先與其徒就禽詔博文乘驛按劾博文唯治首惡脅從者七人得以減論還為開封府判官丁母憂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氏改適韓氏及博文在朝謂子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為非禮服除為三司戶部判官出為河北轉運使遷侍御史陝西轉運使屬羌撒逋渴以族落數千帳叛既又寇原州柳泉鎮環州鶻鶻泉砦梧州刺史杜澄內殿崇班趙世隆戰沒博文劾奏內

侍都知周文質押班王懷信爲涇原環慶兩路鈐轄
提重兵駐大拔砦玩寇逗留耗用邊費請用曹瑋田
敏代旣而文質懷信坐法遂以瑋知永興軍使節制
邊事會瑋病不行又用敏爲涇原路總管寇遂平遷
尚書兵部員外郎爲三司戶部副使再遷戶部郎中
龍圖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權發遣三司使事與監
察御史崔暨內侍羅崇勳同鞫真定府曹訥獄及還
權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爲走馬承受
賈德昌所毀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明年昌德以賊
敗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初沿邊軍民之逃者必

爲熟戶畜牧又或以遺遠羌易羊馬故常沒者數百
人其禽生羌則以錦袍銀帶茶絹賞之間有自歸而
中道爲夏人所得亦不能辨坐法皆斬博文乃遺習
知邊事者密持信紙往招至則悉貸其罪由是歲減
殊死甚衆朝廷下其法旁路又言河西回鶻多緣互
市家秦隴間請悉遣出境戒守臣使譏察之再遷右
諫議大夫以龍圖閣學士復知開封府都城豪右邸
舍侵通衢博文製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
餘畢出知大名府遷給事中召權三司使遂同知樞
密院事踰月而卒帝臨奠贈尚書吏部侍郎博文以

吏事進多任劇繁為政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
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然治
曹訥獄議者多謂博文希太后旨縱崇勳傳致其罪
子疇

疇字景彝以父蔭補將作監主簿中進士第累遷太
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勾當公
事時有宦官同提舉者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
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為閹人指使則疇實
耻之用賈昌朝薦改編修唐書仁宗獵近郊疇引十
事以諫皇祐中手詔禁貴戚近習私謁者疇獻聖政

惟公頌召試直秘閣為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克良訴
其叔父死疑為仇家所毒請發棺驗視眾欲許之疇
獨不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克良有
姦窮治果與其叔父家有怨歷三司度支判官修起
居注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右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時陳升之拜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
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爭數月不已廼
兩罷之而論者謂介等為眾人游談所誤疇疏言浮
華險薄之徒往來諫官御史家撝撝人罪寔以成俗
請出詔戒勵從之遷給事中英宗既即位感疾皇太

嘉靖丁巳年
監生朱美刑

后垂簾聽政其後帝疾平猶未御正殿疇上疏請御朝聽政及永昭陵復土祭仁宗虞主于集英殿以宗正卿攝事疇奏曰人子之葬其親送形而往迎神而返故虞祭所以安神也位尊者禮重禮重者祭多故天子之虞數至於九今山陵嗣君不得親往則道路五虞理可命宗正攝事若神主既至則四虞之祭雖或聖躬未寧亦宜勉強况陛下在藩邸以好古知禮仁孝聰明聞於中外此先帝所以託天下也臣願始終令德以全美名帝既視朝前後殿而於聽事猶持謙抑疇復上疏曰廟社擁佑陛下起居安平臨朝以

時僅踰半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遏塞人情缺然伏望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大政以慰母后之慈勿為疑貳謙抑自使盛德闇然不光未幾又上疏曰董仲舒為武帝言天人之際曰事在勉彊而已勉彊學問則聞見廣而智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陛下起自列邸光有天命然而祖宗基業之重天人顧享之際所以操心治身正家保國者尤在於勉彊力行也陛下昔在宗藩已能務德好學語言舉勤未嘗越禮是天性有聖賢之質自疾平以來于茲半歲而

臨朝高拱無所可否羣臣闕白軍國之政者日益至其請人主財決者日益多然猶聖心盤桓無所是非者何也得非以初繼大統或慮未究朝廷之事故謙抑而未皇耶或者聖躬尚未寧而不欲自煩耶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苟本謙抑而未皇則國家萬務日曠月廢其勢將趨於禍亂無疑也若聖躬未能寧則天下之名醫良工日可召於前而方技不試藥石不進養疾於身坐俟歲月非求全之道也苟有所畏忌而不言則又過計之甚也今中外之事無可疑畏臣嘗爲陛下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布誠廓開大明以

照天下外則與執政大臣講求治體內則於母后請所未至延禮賢俊諮訪忠直廣所未見達所未聞若陛下朝行之則衆心夕安矣况陛下向居藩邸日夕於側者惟一二講學之師與左右給使之入耳修身行已德業日新而知者無幾則是爲善多而得名常少也然而終能德成行尊美名遠聞此先帝之所以屬心也今處億兆之上有一言動則天下知之簡冊書之比之於昔是善行易顯而美名易成也然而尚莫之聞者是不爲爾非不能也有始有終者聖賢之能事在陛下勉彊而已疇又上䟽欲車駕行幸以安

人心時大臣亦有請帝乃出禱兩都人瞻望驩呼數日皇太后還政疇又上疏謂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威百司拱擬之制度他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于天下矣時詔近臣議仁宗配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而學士王珪等與

禮官上議以謂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為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獨謂仁宗不當配祭疇以謂珪等議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倣唐真觀顯慶故事太宗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為失禮導陛下為不孝違經矣古莫此為甚自此公輔不悅而朝廷以疇論事有補帝與

執政大臣皆罷異之遷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同
提舉諸司庫務數月拜樞密副使於是公輔言疇望
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為輔
弼者公輔坐貶疇在位五十五日卒帝甚悼惜之臨
哭賜金白三千兩贈兵部尚書謚忠簡疇名臣子性
介特厲風操喜言朝廷事好治容服坐立巖然言必
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其執政未久終于
位及所享壽類其父云

王駿字總之趙州臨城人七歲喪父哀毀過人既長
狀貌奇偉舉進士授婺州觀察推官代還真宗見而

異之特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祁縣通判湖州再遷
太常博士提點梓州路刑獄權三司戶部判官使契
丹還判都磨勘司以尚書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上言方調兵塞決河而近郡災歉民力彫敝請
罷土木之不急者三司戶部副使樞密使曹利用得
罪駁以同里為利用所厚出知湖州徙蘇州還為三
司鹽鐵副使時龍圖閣待制馬季良方用事建言京
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
良挾章獻媼家衆莫敢迂其意駿獨不可曰與民競
利豈國體耶擢天章閣待制判大理寺提舉在京諸

司庫務安撫淮南權判吏部流內銓累遷刑部益利
路旱饑為安撫使以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為亂者驥潛兵環營下
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
指亂者得十餘人即戮之及旦人莫知也其為政有
大體不為苛察蜀人愛之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景祐五年參知政事明年遷尚書工部侍郎知
樞密院事天聖中驥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謂曰
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驥曰何以教之瑋曰吾
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

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
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
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
驥殊未以為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反帝數問邊事
驥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決帝怒驥
與陳執中張觀同日罷驥出知河南府始歎瑋之明
識未幾得暴疾卒贈戶部尚書謚忠穆驥少時館禮
部尚書王化基之門樞密副使宋湜見而以女妻之
宋氏親族或侮易之化基曰後三十年驥富貴矣果
如所言

論曰吳育剛毅不撓而設施無聞其才不逮志者與
宋綬博洽明敏若谷務長厚博文習吏事當仁宗時
先後與政僅能恭慎寡過保有祿位施及後嗣敏求
淑俱練達典故傳以文采而淑以傾險敗德視疇之
介特數建忠謀則賢不肖之相去遠矣王駸不留意
曹瑋之言卒以昧於邊事凡黜宜哉

列傳卷第五十

列傳卷第五十一

宋史二百九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丞和監修國史領經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李諮

程戡

夏侯嶠

盛度

丁度

張觀

鄭戩

明鎬

王堯臣

孫抃

田况

李諮字仲詢唐趙國公岍之後岍貶死袁州因家新
喻遂為新喻人諮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諮日夜
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
士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除大理

評事通判舒州召試中書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
三司開封府判官再遷左正言出爲淮南轉運副使
帝幸亳以勞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會江南饑徙江東
轉運副使爲度支判官擢知制誥寇準數改詔所擬
制辭詔不樂以父留鄉里請外遂出知荆南會翰林
學士闕宰相擬他官帝曰不如李諮遂爲學士仁宗
即位超遷本曹郎中權知開封府數月權三司使拜
右諫議大夫嘗奏事兩宮曰天下賦調有定今西北
寢兵且二十年而邊餽如故戍兵雖未可減其未作
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厚下即詔諮與御史

中丞劉筠等同議冗費以是德較天禧計所減得十
三之上時陝西緣邊數言雷食不給度支部內錢不
足支月奉章獻太后憂之命呂夷簡曾宗道張士遜
與諮等經度其事諮曰舊法商人入粟邊郡等茶與
犀象緡錢爲虛實三估出錢十四文坐得三司錢百
文諮請變法以實錢入粟官錢售茶三者不得相爲
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謗遂起諮以疾累請
郡改旌表直學士知洪州行數月而御史臺劾更王
舉勾獻私商人多請悉州糶會計茶法不折虛實錢
妄撰增課百萬緡以覲恩賞諮坐不察奪職久之進

給事中知杭州復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不冠子第
侍蔭無賴者詔悉拔之境內蕭然還為當三班院坐
舉吏降左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是歲禁中火倉卒
營是應辦舉集進尚書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數月
遭父喪起復遷戶部侍郎知諫院事是時權茶法寢
壞乃詔諮蔡齊等更議之詔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
不許於是復用詔所變法語具食貨志立贈右僕射
謚憲成謚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狎常若閑暇吏
不敢欺在樞府專務濫賞抑僥倖人以為稱職無
子以族子為後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武人少力學舉進士甲科補涇
州觀察推官再遷秘書丞通判許州嘗利用戡戡以
利用壻降通判蘄州徙虔州州人有殺母暮夜置尸
他人之門以誣仇者戡已具戡獨辦之正其罪以尚
書屯田員外郎知歸州召為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
寶元初忻代地震壞城郭廬舍三死傷甚眾命戡安撫
頗以便宜從事改起居舍人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三司戶部副使權天章因待制陝
西鄜轉運使未幾知渭州陝西有保毅軍人苦其役
戡奏曰保毅在鄉兵外不悉而有籍所以佐邊備也

已隸保捷而保毅精如故州縣以供力役率困憊至
破析財產售田者猶數之出入一民不勝苦因詔私
役保毅者以計備律坐之遂推察百學士知成都府
坐常保任具州張得一得一失誘奪職出知鳳翔府
尋徙河中御史中丞張觀辨之復為監察百學士知
永興軍徙瀛州四遷給事中契丹使過稱疾求著帽
見戡使謂曰有疾可毋相見見當如禮使者語屈冠
而見人言歲在甲午蜀且有變孟知祥之割據李順
之起而為盜皆此時也仁宗自擇戡再知益州遷端
明殿學士召見慰遣至彭州民妄言有兵變捕斬之

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戡獨完城浚池自固不
以為嫌也召拜參知政事奏禁蜀人妖言誣民者避
宰相文彥博親改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數與宗
庠爭議諫官御史皆論之戡亦自請罷除吏部侍郎
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制置使尋拜
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英宗即位
以安武軍節度使留再任初言恩養官制不立遷至
是月戡奏始皆得遷又請首領有戰功材武皆得召
見選補為蕃官延州夾河為兩城建堞頗卑小敵登
九州臺則下敵城中戡調兵文天會築之積山酋家

怨諒祚欲率其屬叛取靈夏來求兵為援或言為虎
非自相搏則亦易取也癰疽非其自潰則亦易攻也
諒祚久恃慢宜乘此許之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
之利也會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豫言者請遣大
臣帥兵與屯重兵以制五路救哉具利害以聞或以
為四路事不與言十數驛設有警使馳節制則不及
事矣且關中財賦不贍宿軍多何以給之治平初命
宦官王昭明等知四路蕃部事哉曰蕃部所以亡去
皆邊吏苛暴為西人誘略爾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
領獨以牛酒恐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

置路分鈐轄都督各部一將兵兼沿邊巡檢使無復
專蕃部事從其奏夏人遣使入貢僭漢官移文于州
稱其國中官曰樞密哉止令樞使副不以官稱樞密
曰領盧方計之哉告老章累上終弗聽遣使以手詔
問勞賜茶藥黃金乃海上章曰臣老疾劇矣高奴叱
勁兵為要地豈養病所耶乃還道平贈太尉諡康穆
哉以在邊安重習事治不近名然不為言者所與或
傳哉交通宦官閻士良至今妻出見之

夏侯嶠字峻極其先幽州人高祖秀為濟州鉅野鎮
遂奕使因家焉父浦傑開平中以明經至涿州錄事

參軍嶠幼好學弱冠以詞賦林周相李穀吳全門下
又依西京留守向拱誦伊陽令拱移守府又令攝錄
事參軍太平興國初舉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通
判興州累遷右贊善大夫從征太原嘗為糧于河朔
還數中丞通判邠州歲滿拜監察御史通判興元府
進秩殿中丞雍熙二年代還對使感太宗語有司曰
此人朕自知其材行勿須奏擬即日改左補闕直史
館賜緋魚會王師護邊乘傳督河間饒道就命知莫
州踰月徙洪州改起居郎真宗在襄邸太宗擇朝士
諸學有為官屬者即召入為朝善賜金紫加直昭文館

真宗尹京府命兼推官加司封員外郎東宮建復兼
中舍遷工部郎中又嗣位拜給事中知審刑院數月
擢樞密院副使咸平元年以戶部郎中罷二年始建
講讀之職命嶠為翰林侍讀學士及楊徽之卒又命
兼秘書監是秋江浙饑命為江南巡撫使所過疏理
刑訟存問耆老務從寬簡人以為便使還未病氏二
十餘年上之亟詔登車又判吏部選事嶠善鼓琴好
讀經老書淳厚謹慎居官無過失真宗尤愛重之多
所詢訪每以善入目之素好道留意養生少疾景德
元年五月以選人候對崇政殿暴中風眩亟詔取金

丹上尊酒飲之有與還第遣內侍召外內名醫診視
其父卒年七十二詔贈兵部尚書賜外增賜白金
三百兩給葬錄其子大理寺丞晟為太子中舍孫恭
為奉禮部丞孫壽賜同學究出身嶠在道侍恩過甚
渥卒後數月舉正安為相擬坐歎曰復夏侯君在吾
豈先據此位有集十五卷大中祥符初晟上漢武封
禪圖績金匱玉匱石匱石距之狀咸有注釋上覽而
善之至駕部員外郎恭至太子中舍

盛度字公量世居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曾祖瑞
仕錢氏為餘杭縣令父豫徙錢俶入朝終尚書度文
郎中度舉進士第補濟陰尉選為封立主簿政府倉
曹參軍為光祿寺丞御史臺推勘官改秘書省秘書
郎試學士院為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累遷尚書屯
田員外郎契丹寇邊從幸大名數上疏論邊事奉使
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為西域圖以獻改
開封府判官坐決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起知建昌軍
三司鹽鐵判官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度嘗奏事便殿
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
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
迤袤萬里有部有軍有守拱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

為形勢倚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昭壁壘。區聚為河西。隴右。圖顧備上。覽真宗。猶真博學。後遷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以疾不拜。改會靈觀判官。入翰林為學士。加文館脩撰。歷兵部郎中。京靈宮副使。寇準罷相。度以交通周懷政。出知光州。與初再謫。和州團練副使。下謂貶起為祠部郎中。後兵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知揚州。更度。徐蘇三州。還。審刑院。以右諫議大夫。知揚州。加集賢院學士。初。度謫洪州。建請復賢良方正科。

又請建四科以取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能按章覆問。科既而用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始。復為翰林學士。史館脩撰。遷給事中。嘗受詔與御史中丞王隨議通解鹽。聽問於錢若愚。語在食貨志。尋進承旨。以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學士。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有言三言已美。簡為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嘗與齊言。而齊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

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尚書為齊又問簡爽簡爽薦薦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還知樞密院事言得美既相以度嘗位其上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部所債官舍以尚書右丞羅復知開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暴虐風眩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肅度好學家居列圖書益多歸未嘗釋手敏於為文而汎濫不精嘗奉詔同編續通典文苑英華注釋御集真宗初汾陰仁宗在藩邸初嘗起居牋奏及留司章奏有

愚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又有中書翰林二制集天禧三年詔許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毋封郡大君而學士不預時度官兵部郎中因請追封其母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其母皆得封郡君度體肥大艱於拜起賓客有拜之者則俯伏不能興往往瞪視而詬詈之性極猜險雖平居僚友不能易語言所至下貧無賴多所縱捨稍有貲者一切繩之以法子申甫終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校理嘗為福建轉運使頗以修潔稱從兄京有吏能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丁度字公雅其先恩州清河人祖顓後唐清泰初陷

契丹逝歸徙居祥符父逢吉以醫術事真宗藩邸然
好聚書與儒者游度強力學問好讀尚書嘗擬爲書
命十餘篇大中祥符中登服勤詞學科爲大理評事
通判通州改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坐解送國子監進
士失實監齊州稅還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上書
論六事一增講讀官二增諫員三補廢用大功以上
親四選河北河東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爲殿
最六凡緣公事坐私罪杖者聽保任遷官章獻太后
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辭謁皆賜對仁宗初即位止
令附中書樞密奏之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

嘗獻玉鳳論於章獻太后以戒外戚歷三司磨勘司
京西轉運使司天言永昌陵有白氣請增築以厭之
有詔按視度奏神道貴靜不可輕繕治乃止入知制
誥遷翰林學士糾察在京刑獄判太常禮院兼羣牧
使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所以禦邊度奏曰今士
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
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
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
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
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寧幾二十

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累遷中書舍人爲承旨時葉清臣請商州置監鑄大錢以一當十度奏曰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大小最爲折中歷代改更法雖精密不能甚年卽復改鑄議者欲繩以峻法革其盜鑄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錢錢輕幣重嚴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

百錢得大錢數十不可時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芻糧增價臣嘗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十錢立契代報者在京西有強盜殺人取其弊衣直不過數百錢盜鑄之利不啻數倍後有湖山絕處兇鬼嘯聚鑪冶日滋居則鑄錢之心則爲盜民間銅鉛之器悉爲大錢何以禁止度又言祥符天聖間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虛費遂廢八監然猶秦渭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等處歲而馬二萬二百匹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牧三萬而已馬少地闊坊監誠可罷若賊平馬歸則不可闕今

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為兵請令民畜一
戰馬者得免二丁仍不許贖產以升戶等則緩急有
備而國馬蕃矣慶曆中副杜衍宣撫河東久之還端
明致學士知審刑院時江西轉運使移屠州凡市未
鹽鈔每百緡貼納錢三之一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財
免貼納事覺大理將以枉法論度曰枉法謂於典憲
有所阿曲虞卿所違者轉運使移文爾遂負虞卿死
帝嘗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時用資邊
事未平宜用才時度在翰林已七年而朝廷方用兵
故對以此諫官孫甫論度所言蓋自求柄用帝諭輔

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不嘗及私庸
安從得是語未幾擢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因言周世
宗募驍健有朝出群盜夕備宿衛者太祖閱猛士實
騎軍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糧馬軍以補禁旅之闕
又言契丹嘗渝盟預備不可忽因上慶曆兵錄五卷
贍邊錄一卷明年參知政事會春旱降扶中言合人
踰月復官後二年衛士為變事連官官楊懷敏等
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執之不可遂事
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不可不
孰不可悉請付外臺窮治黨與事遂高祖仁宗從竦

言度遠求解政事是為崇文殿學士兼侍讀學士
史何郊言黨宸非官稱所以改觀文殿學士知通進
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再遷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
謚文簡度性淳質不為威儀居一室十餘年左右無
姬侍然喜論事在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
名嘗問著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為要之
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為監又嘗示以歌器曰
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度對曰臣等亦願無傾滿
以事陛下因奏太宗嘗作此器真宗亦嘗著論於是
帝制後遂以賜之度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

卷編年總錄八卷奉詔頒諸儒集武經總要四十一卷
子諷集賢校理

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少禮思好學有鄉曲名中
服勤辭學科擢為第一授將仕監水通判解州會蓋
池更以贓敗坐失舉劾降監河中府就復通判果州
改秘書省秘書郎仁宗即位遷太常丞擢右正言直
史館為三司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改右司諫知制
誥判登聞檢院出知杭州遷判國子監權發遣開封
府事遷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累遷左司郎中以給
事中權御史中丞時星流地震帝發正月詔求直言

觀謂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
災異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曰
節用河北大雨水又發七事一曰導積水以廣播種緩
催欠以省禁錮寬刑罰以振懲獄收逃田以募歸復
罷工役以先急務止配率以阜民財通商旅以濟艱
食後知樞密院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康定中西兵失
利因議點鄉兵久之不決遂與王韶陳執中俱罷以
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壞孫
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趁北原以避水患觀曰
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衣徒增築之隄完水亦

退徙鄆州舊法京東通安邑臨邑而瀕海之地禁私糞
觀上言利之所在百姓趨之如一日殺市恐不能止
請弛禁以便民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歷知應天府
孟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西御史中丞以父居業高
年多病請便脚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月餘拜左丞
丁父憂哀毀過人既練而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孝觀
性至孝初為秘書郎其父方為州從事因上書願以
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為宗官及觀貴居業繇恩
至大府卿居業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
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樹以適其意蚤起奉藥

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趣尚恬曠持廉少欲
平生書必為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為人仁宗飛白書
清字易觀以賞其節然於吏事非所長知開封府民
犯夜禁觀詰之曰自見人否衆傳以為笑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早孤力學客京師事楊億
以屬辭知名後復還吳及億卒賓客弟子散去戩乃
倍道會葬舉進士擢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察
國軍節度判官事召試學士院為光祿寺丞集賢校
理通判越州還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注釋御
製發願文三寶讚升直史館二司戶部判官同脩

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國子監選明經生講解經
義徙知審官院遷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
封府吏馮士元為姦利有告士元受賕藏禁書者戩
窮治之辭連宰相呂夷簡知樞密院盛度叅知政事
程琳遂逮捕夷簡子公綽公弼叅劾其狀既而士元
流海島度琳坐嘗交關士元罷去其餘絀罰者自御
史中丞孔道輔天章閣待制龐籍又十餘人朝議畏
其繳核戩敏彊善聽決喜出不意獨假貸細民即豪
宗大姓繩治益急政有能迹徙權三司使復轉運使
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較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

緡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改樞密副使戩與參
知政事宋庠為宰相呂夷簡所忌與庠皆罷以資政
殿學士知杭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
軍以䟽淤填之患旣納國後不復治葑土堙塞為豪
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
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戩法遷給事中徙并
州道改鄆州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
司相緩急折為三等非急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
浮渭泛河多漂沒旣至則斤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
償戩奏歲減二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

安故都多豪惡戩治之尚嚴甚者至黥竄人皆惕息
未幾為陝西四路都總管善經略安撫招討使駐涇
州聽便宜從事遷尚書禮部侍郎時知慶州滕宗諒
知渭州張亢過用公使錢戩致於法行邊至鎮戎軍
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元昊擁兵近塞會暮塵
起有報敵騎至者戩曰此必三川將按邊回非敵騎
也已而果然及疆事少寧詔還知永興軍初靜邊砦
主劉滄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通秦渭接兵招生羗
大王族為邊衛戩使滄與著作佐郎董士廉督其役
會罷戩四路安撫使韓琦知渭州尹洙皆以為不便

召滄士廢罷後歸不聽乃使裨將狄青將兵以往械
送德順軍獄戩力爭于朝卒城之進戶部侍郎資政
殿大學士知并州契丹與元昊方交兵邊奏互上獨
戩不以聞詔遣使問其故戩對曰敵自相攻中國不
足憂也鄜府間有棄地曰草城川戩募工人爲弓箭
手計口給田初兵興用不足河東行鐵錢山多炭鐵
鼓鑄利厚重辟不能止戩乃請三當一令旣下兵民
相扇動數千人邀走馬承受訴承受中貴人不能遏
又群譟州門守門者拒不得入戩聞悉召至庭下推
首謀者數千人黥隸他州事乃定遷吏部侍郎改宣

徽北院使拜奉國軍節度使卒贈太尉謚文肅戩遇
事果敢必行然憑氣近俠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中進士第補蘄州防禦推
官真宗崩上真頌四十六篇改大理寺丞薛奎領秦
州辟爲節度判官奎徙益州辟知錄事叅軍程琳代
奎奏爲簽書節度判官就通判州事遷太常博士還
朝仁宗問鎬所能奎稱其沈鷲有謀能斷大事除開
封推官獻六宄書進尚書禮部員外郎爲三司戶部
判官改刑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遷兵部員外郎直
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會歲饑民無積聚盜賊間發鎬

為平物價募民為兵人賴以安知陵州楚應幾賊敗
或告以先期奏之鎬曰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耶卒
坐失察降知同州未逾月會元昊寇延州起為陝西
轉運使虜破金明砦既去議脩復其城帥臣擁兵不
即進而鎬止以百餘騎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常閱
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餘人教以強弩奏為清邊
軍號最驍悍其後陝西河東頗做置之遷戶部郎中
直昭文館知陝州徙江淮制置發運使未行會賊破
豐州擢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脩建寧中候百
勝砦鎮川清塞堡凡五城以勞遷左司郎中明年擢

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高意思邊以備賊時道任多
統袴子第鎬乃取尤不聽意去之疲軟者皆自解去
遂奏言曰事者守堡無事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
惡傷士卒心會有怨事娼婦者更執以白鎬曰彼
來軍中何邪縱去不治娼婦間言說是以極密直學
士左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府三則叛命鎬
為體量安撫使則未下又命參知政事言文及得為宣
撫使以鎬副之貝州平遠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司
使請將悉遷遷都虞侯士卒八千四百入第其功為五
等每等遷一資其停數推鎬功拜參知政事已而疽

發昔帝謂輔臣曰錡忠亮有勞及其未亂忠一見之
臨問惻然由方賴卿謀國事何遽被疾錡氣愈猶能
頓首謝翌日卒謚文烈錡端凝寡言所至安謐有體
而遇事不苟為世所推重王則者本涿州人歲饑流
至恩州自賣為人牧羊後恩宣毅軍為小校恩其俗
妖幻相染習五龍瀉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
衰謝彌勒當持世初則去逐母與之訣別刺福字
於其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字隱起爭信事之而州
吏張繼卜言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慶曆八年
正月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等以書謁北

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
叛時知州張得一與官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
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
內殿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闕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
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
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
囚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旣而節度判官
李浩清柯令齊開主簿王浹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
王以張繼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勝所
居門曰中京居室廡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聖以十

二月為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
曰宜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
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總
城下者日衆於是令守者伍伍為保一人總餘悉斬
有州民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
鎬帳約為內應夜盡緹以引官軍既內數百人焚樓
搗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斷緹以絕
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緹而下是
夜城幾克則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契丹使謀者以
告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賊果以數百人夜出伏

發皆就獲城峻不可攻乃為盟圍將成焉賊所焚遂
即南城為地道日攻三兵北牽制之及文慶等至穴通
城申選壯士中夜出地道入眾登城賊縱火牛官軍
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閣門紙候
張細緣壕與戰死之者皆三信補得則其餘眾保村
舍皆焚死擄送則示驅文解以物則叛乃六十六日
王亮臣子伯庸應天府府人舉進士第長將作
監丞通判湖州召試改秘書省著作郎直崇賢院會
從父冲坐事出亮臣知先以衣服除為三司度支判
官再遷左司諫國皇太后儀衛司直學士內侍都知閻文

應充良請窮治左右侍醫者不報將上元節有司張
燈亮臣僕乘輿出即上言臣已獲也號今方在殯不
嘗議幸帝為罷張燈提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提
舉諸同庫詳知審刑院入論其為學士知審官院陝
西用兵為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
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二年于今
關中之民凋弊為甚請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
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上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
路然可使賊者止十萬賊衆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
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二勝由衆寡不侔也

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遽請
益團土兵以二萬屯渭州為鎮或山外之援萬人屯涇
州為原渭聲勢二萬屯慶州以制其衝
突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並塞地形
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戡柵為控
扼賊來利在虜剽人自為戰故所向無前若延州之
金明塞門崇鎮我之劉措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
窪城靜邊武會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既
入漠地分行鈔略驅虜人畜劫掠財貨士馬疲困奔
蹙歸路無復圖志若以精兵扼險強弩注射旁設奇

伏斷其首尾且遣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
出也賊屢乘戰勝重兵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
寡而勢分也若尚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又論邈州
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為賊先據勝地誘致
我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指道趨利兵方疲頓
乃與生羌合戰賊始從鐵騎衝我軍繼以步兵溪坑疆
注射鋒不可當遂致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
失之咎也願敕邊吏常遠斥候遇賊至度遠近立營
密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時韓
琦坐好水川兵敗徙去秦州范仲淹亦以擅復元昊事

降耀州堯臣言二人者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
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明年賊果自鎮戎軍原
州入寇敗葛懷敏乘勝掠平涼潘原關中震恐自邠
涇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引去
仁宗思其言乃復以琦仲淹為招討使置府涇州益
屯兵三萬人而使堯臣再安撫涇原初曹瑋開山外
地置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
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砦將姚
貴閉城畔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衆
遂出降乃為申明約束如舊而去既還上言自陝西

用兵夏竦陳執中並以兩府舊臣爲陝西經略安撫
招計使韓琦范仲淹止爲經略安撫副使旣而張存
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張奎知慶州俱是學士待制之
職亦止管勾本路總管司事及竦執中罷四路置帥
遂各帶都總管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因而武臣副
總管亦爲副使今琦仲淹龐籍旣爲陝西四路都總
管緣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稟節制而尚帶
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各號不異而所稟非
一今請逐路都總管副總管並罷經略只充緣邊安
撫使旣而滕宗諒亦以爲請遂罷之又言鄜延環慶

路皆險固易守惟涇原自漢唐來爲衝要之地自鎮
戎軍至渭州沿涇大河川直抵涇邠略無險阻雖有城
砦據平地賊徑交屬難以捍防如郭子儀渾瑊常宿
重兵守之自元昊叛命數年由此三入寇朝廷置帥
府於涇州爲控扼關陝之會誠合事機然頻經敗覆
邊地空虛士氣不振願深監近弊精擇將佐其新集
之兵未經訓練宜易以舊人儻一路兵力完實則賊
不敢長驅入寇矣因論沿邊城砦控扼要害賊徑通
屬及備禦輕重之策爲五事上之又請涇原五州營
田益置弓箭手及請徹潼關樓櫓皆報可以戶部郎

中權三司使辟張昱之杜杞十餘人爲副使判官時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收民僦舍錢十之三以助軍費堯臣入對曰此衰世之事召怨而携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度支副史林濰畏永和附會其說堯臣奏黜濰議乃定夔州轉運使請增鹽井歲課十餘萬緡堯臣以爲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至爾厚利適足以斂怨罷之遷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爲群牧使丁母喪服除轉右諫議大夫初學士蘇易簡丁度皆自郎中進中書舍人充承旨及堯臣爲承旨不遷官意宰相賈昌朝所抑及是文彥博爲相因其歲滿遂復

遷之 大享明堂加給事中與三司更議茶法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上其數遂拜樞密副使會儂智高反請析廣西宜容邕州爲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儀藤梧龔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隸邕州遇蠻入寇三路會支郡兵掩擊令經略安撫使守貴州以統制馬益募澄海忠敢士軍分屯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餉之罷遣北兵遠戍時狄青經制嶺南詔青審議以爲便居樞密三年務裁抑僥倖於是

有縷匿名書以布京城然仁宗不以爲疑也以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久之帝欲以爲樞密使而當制學士

胡宿固抑之乃進吏部侍郎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文
安堯臣以文學進典內外制十餘年其爲文詞溫麗
執政時嘗與宰相文彥博富弼劉沆勸帝早立嗣且
言英宗嘗養宮中宜爲後爲詔草挾以進未果立元
豐三年子同老進遺稿論父功帝以訪文彥博具奏
本末遂加贈太師中書令改謚文忠

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
氏子孫以田爲業至抃始讀書屬文中進士以大理評
事直集賢院通判絳州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
爲開封府推官判三司開折司同脩起居注以右正言知

制誥遷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史館脩撰
累遷尚書吏部郎中抃雖久處顯要罕所建明皇祐
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韓絳論奏
抃非糺繩才不可任風憲卽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
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託人爲
風采捷給若畱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
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
能也仁宗察其言趣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
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在臺數言事不爲矯激尤喜
稱薦人才帝欲除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寧軍節度

使抃奏罷之温成皇后葬以劉沆爲監護使抃奏沆爲宰相不當爲后妃護葬喪事時又議爲后建陵立廟抃率官屬言非禮因相與請對固爭不能得伏地不起帝爲改容遣之御史請罷宰相梁適未聽抃奏曰適在相位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篤訓子弟言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物論宰相陳執中婢爲嬖妾張氏榜殺置獄取證左執中弗遣有詔勿推抃復與官屬請對論列疏十上適執中卒皆罷改翰林學士承旨復兼侍讀學士帝讀史記龜筮傳問古人動作必繇此乎對曰古有大疑既決於已

又詢於衆猶謂不有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後爲得也帝善其對諫官陳升之上選用責任考說轉運使三法命抃與御史中丞張昇典之卒亦無所進退焉再遷禮部侍郎抃火屠侍從泊如也人以爲長者旣而樞密副使程戡罷帝欲用舊人卽以命抃歲中參知政事抃性篤厚寡言質略無威儀居兩府年益耄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笑好事者至傳以爲口實御史韓縝彈奏之罷爲觀文殿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復兼侍

先史列傳卷五十一
讀學士英宗即位進戶部侍郎告老以太子少傅就
第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

田況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晉亂祖行周沒于契
丹父延昭景德中脫身南歸性沈鷲教子甚嚴累官
至太子率府率況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舉進士甲
科補江陵府推官再調楚州判官遷秘書省著作佐
郎舉賢良方正舉太常丞通判江寧府趙元昊反夏
竦經略陝西辟爲判官時竦與韓琦尹洙等畫上攻
守二策朝廷將用攻策范仲淹議未可出師況上疏
曰昔繼遷擾邊太宗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

擊或戰而還又常令白守素馬紹忠護送糧餉於
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浦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
帥士卒素已怯懦未甚更練又知韓琦尹洙同建此
策恐未審稟服臨事進退有誤大舉其不可一也計者
以爲賊常併力而來我當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
敗衄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爾夫三
軍之命係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智有遠近以漢祖
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辦况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
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才否此櫛之大者也兩路之
人衆十餘萬庸將驅之若爲舒卷賊若據險設伏邀

宋史列傳卷五十一 二十七
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一有不利則邊防莫守
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其不可二也自西賊
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終不敢深寇郡縣以饜其
欲者非筭之少也直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
衆未易可測今師深入若無成功挫國威靈為賊輕
侮或別墮姦計以致他虞其不可三也計者又云將
帥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
沒士氣挫怯未能振起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
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其下使臣數輩千賞蹈利
欲邀其功未見其利其不可四也計者又云非欲深

絕沙磧以窮妖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
城之比臣謂乘虛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兇黨但殘
戮孱弱以厚怨毒非王師吊伐招徠之體然事出無
策為彼之所為亦當霆發雷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
備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清野據險以待我師
何襲挫之有其不可五也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
賞明計數點今未有間隙可窺而暴為興舉計事者
但欲決勝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比王
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如國事何其不可六也昨仲淹
奏乞朝廷敦包荒之量存鄜延一路令諸將勒兵嚴

備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若使
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傳聞賊謀埃
我師諸路入界併兵以敵此正階賊計中其不可七
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
罷則是自相違異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
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卽出
兵邀擊或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用輕舉如此則全
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於是罷出師議况又言治邊
十四事遷右正言管勾國子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專供諫職權脩起居注遂知制誥嘗面奏事論及政

體帝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况退而著論上
之其畧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
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
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爲恢闔睿明之
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豈可得耶方今政令寬
弛百職不脩二虜熾結凌慢中國朝廷恫矜下民橫
罹殺掠竭瀝膏血以資繕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
就講和爲翕張予奪之術自非君臣朝夕取憤大有
爲以遏後虞則勢可憂矣陛下若恐好名而不爲則
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倘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

之名行威令懾姦兇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
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劔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
惡諂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
責功實抑偷幸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不爲則
天下何所望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
曰名節群臣諸儒所以遵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
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恥之徒爭進
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時邊奏契
丹脩天德城及多建保砦况意其畜姦效謀乃上疏曰
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腴削生民輸將道路疲

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羗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
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當
大責每念至此則惋嘆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
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爲陛下思之哉
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
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
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
蓋旁無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敵桀慢而河
朔將佐之良愚中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
弊軍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

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爲計此臣所目覩也和議既定又復恬然若無事者是豈得爲安哉願因燕閑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慮患爲急則人人惟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聖懷旦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爲今不以此爲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辨對議者羞之臣叨備近列實係朝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尋爲陝西宣撫副使還領三班院保州雲翼軍殺州吏據城叛詔况慮

置之既而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况督諸將攻以救勝招降叛卒二千餘人阮其構逆者四百二十九人以功遷起居舍人徙秦州丁父憂詔起復固辭又遣內侍手救起之不得已乞歸葬陽翟既葬託邊事求見泣請終制仁宗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况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渭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蜀自李順王均再亂人心易搖守得便宜決事多擅殺以爲威雖小罪猶并妻子徙出蜀至有流離死道路者况至撫循教誨非有甚惡不使遷蜀人尤愛之遷給事中召爲御史中丞既

至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况鈞考財賦
盡知其出入乃約景德會計錄以今財賦所入多於
景德而歲之所出又多於所入因著皇祐會計錄上
之以德部侍郎為三司使至和元年權樞密副使遂
為樞密使以疾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
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遂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
子太保謚宣簡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與人若無不
可至其所守人亦不能移也其論天下事甚多至併
樞密院於中書以一政本日輪兩制館閣官一員於
便殿備訪問以錫慶院廣太學興鎮戎軍源渭等州

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納款必
令盡還延州侵地母過許歲幣并入中青鹽請戮陝
西陷歿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有奏
議二十卷始契冊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其父延
昭延昭衰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延昭生八男子
多知名况長子也保州之後况阬殺降卒數百人朝
廷壯其決後大用之然卒無子以兄子為後

論曰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致位政府宜矣
李諮程戡曉暢吏事諮變茶法雖浮議動搖乍行乍
止卒無能易其說戡任邊寄守以安靜非必智謀抑

所遇之時耳。嶠尚莊老，以善著稱。張觀、丁度、孫抃，世推其德，性淳易而盛度，每為寮友，猜憚心迹固何如也。戩明偉宏，放亦一時之俊。堯臣議論鏗鏗，正誼而不謀利，其最優乎。鎬堅正，寡合，馭軍嚴臨，事果其安撫。河東邊塞，後來父老，道其舉動，措置輒嗟嘆，追思况有文武才略，言事精暢，然欲懲兵驕，迺阮降卒，弗思陰禍，情哉。

列傳卷第五十一

宋史二百九十三

開禧儀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為之延譽，繇是聲稱翕然。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畧曰：頃歲王師平太原

未賞軍功迄今二載幽燕竊據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裡耕籍之禮議平戢之功則駕馭戎臣莫茲爲重此要機也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所謂老師費財者是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且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盍往朝之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陛下務修德以來遠無鈍兵以挫銳又何必以蕞爾蠻夷上勞震怒乎此大體之一也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記

言動豈聖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苟職業修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爾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爲比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聽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案獄官令枷杻有短長鉗鎖有輕重尺寸

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爲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藏皆麗於背遂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疏奏優詔褒荅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邪時趙普爲相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錫錫貽書於普以爲失至公之體普引咎謝之六年爲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感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

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捕斬小勝爲功賈怨結仇與戎致寇職此之由前歲邊陲倣擾親迂革輅戎騎旣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勞煩耗數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旣心服而忘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

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貴深
謀所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治
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
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
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伐
遼東之國則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則
是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
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下不隱情得手惡在其
務大體而求至治也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
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

利害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去焉可退而進則
利用之事去焉可遠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
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害究之心或有時
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於利國可賞
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
之辜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
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
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盡責之狐疑不
知重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釐
失之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運兵未解財用不得不

養人心不得。不憂窮。陛下猶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之窮兵極武。馬書奏。上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補開復。上章論事。明年。移睦州。睦州人舊阻禮。表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向學。會文明。穀災。又拜章。極言時政。上嘉納焉。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上書請封禪。以本官知制誥。尋加兵部員外郎。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錫上章。有調。燹倒置。語忤宰相。罷為戶部郎中。出知陳州。坐稽留。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後徙單州。召為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詔直集賢院。至道中。復舊官。

真宗嗣位。遷吏部出使秦隴。還。上章言陝西數十年。苦于靈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為之戚然。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與秘廷式聯職。以議論不怡。罷出。知秦州。會彗星見。拜疏請責躬。以答天戒。再召見。便殿。又行降中使。撫諭。仍加優賜。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勸。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即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鈔略四部。別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求經史要切之言。為御

房周十卷直奉座之側則怡然興亡之鑒常在目矣
真宗善其言詔太館以群書借之每成書數卷即先
進內閣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御覽序曰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
不可測其精微諸大則述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
記其繁雜于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
非微精者以為要妙每細要以觀會通為日覽之言
實日新之機則雖白書未能窮經則王者乎臣每讀
書思以所得上補聖聰可以銘於座右者書於御屏
可以用於常道者錄為御覽冀以涓埃之微上禪天

地之德俾功業與堯舜比崇而生靈亦躋仁壽之域
矣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皆銘几杖有戒蓋起
居必觀而夙夜不忘也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武王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孰惟
二者後必無凶唐高宗門侍即趙智為高宗護夢夢經舉
其夢初者言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
天下憲宗宋史漢三國已來經濟之要覽前代君臣
事跡言子屏閣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輯用
進獻趙之御屏風之座右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
湯武比隆矣

盜起及詔赦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
爭臣之體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右諫議
大夫史館修撰遷工部龍圖直學士時政得宋六年冬
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愍守位以清淨化人
君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慨然謂宰相李沆曰田
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知方在思慮當勅之章奏已至
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錄
其二子並為大理評事給奉終喪錫耿介寡合未嘗
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
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

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歲
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然性疑執治郡無稱
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為農家九歲能文畢
士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
徙知長洲縣就改大理評事同年生羅處約時宰吳
縣日相與賦詠人多傳誦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
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
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
庭未寧訪群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假漢

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
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強盛肆行侵掠
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
朝妾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
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
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
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
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至如撓
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
外任人內修德爾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

罷小臣詞邏遠事行間謀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
率所部以持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
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
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
民力帝深嘉之又與夏候嘉正羅處約杜鑠表請同
校三史書多所釐正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
就上悅曰此不踰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
是冬京師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
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
而心今旱雲不霽宿麥未華旣無積蓄民飢可憂望

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關自乘輿服衾下至百
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遠庭將帥悉第減之上谷天譴
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
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外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
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
非贓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
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
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
監寺廬州妖无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
治為備抗疏雪鉉請論道安非坐貶商州團練副使

歲餘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直不容
物命宰相戒之直昭文館丐外任以便奉養得知單
州賜錢三十萬至郡十五日召為禮部員外郎再知
制誥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為繼遷不必勞力而誅
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
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其後潘羅
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至道元年召入
翰林為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
不便者多所論奏孝章皇后崩遷梓宮于故燕國長
公主第群臣不成服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

遵用舊禮坐謗訕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嘗
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
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
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
馬價哉移知揚州真宗即位遷秩刑部會詔求直言
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
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
戎兵豈能裁削繼遷旣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
之民困愁尤甚臣愚以爲宜救封疆之吏致書遼臣
俾達其土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

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爲民也二曰減
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
時土地未廣財庫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
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有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
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
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
義安在有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
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
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齊上
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

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權稅等又增四自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人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

爲官擇人君子學行脩于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存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技十得五在位將逾一紀登第始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者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齊之以迄取二十歲之膏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已下

旨授官令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
 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選有司依格敷注擬可也四日
 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占者惟有四民兵不奉其
 教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
 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
 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
 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
 而為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米一
 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十斛歲用萬石何況五七萬
 輩哉不曰民盡蠶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而食美造寺

多矣計其費計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
 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
 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
 二十載不度人脩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
 日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敢
 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
 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况議治之
 威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與
 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在責成而堯有
 知入任賢之德維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

四百九十一
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度官。洎曰：天子擇賢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位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為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取唐虞，豈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韞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若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元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感亂天聽，無其於此。願陛下振塞網紀，尊嚴禍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為今

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苟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略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五十二
十三
監生朱美刊

平僂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
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
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
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
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
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鎧仗不
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
十副與巡警使臣發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
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城雉罷甲復不及
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

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
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
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
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
也僕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
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
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
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奏上嘉納之四年
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群雞夜鳴經月不止
夕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內

侍乘駟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
禹備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備上表謝有宣室鬼神
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其身後之語上異之
果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訃聞甚悼之厚賻其
家賜一子出身禹備詞學敏贍遇事敢言熹臧否人
物以直躬行道爲已任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
李絳崔群間斯無媿矣其爲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
頗爲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所與游必儒雅後進
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游其門有
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子嘉

祐嘉言俱知名嘉祐爲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
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
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
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
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
望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
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
遠慮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顯嘉言以進士第爲
江都簿真宗嘗觀禹備奏章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
相以嘉言聞即召對擢大理平事至殿中侍御史曾

孫汾舉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
客遊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首
薦有夙儒張覃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覃為
首衆許其能讓是歲詠登進士乙科大理平事知鄂
州崇陽縣再遷著作佐郎以蘇易簡薦入為太子中
允遷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市征以便養
俄召還賜緋魚知浚儀縣會李沆宋湜寇準連薦其
才以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遞夫就
轉太常博士太宗聞其強幹召遷超拜虞部郎中賜

金紫旬日與向敏中並擢為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
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張永德為并代部署有小
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
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有
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者詠
引前事為言太宗改容勞之出知益州時李順構亂
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
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
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
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

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詠不欲
與繼恩失權即命繫投晉井人無知者時寇略知際
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
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
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
路無行人旣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
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
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
察郡人張及李旼張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
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民有謀訴

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
辭鏤板傳布詠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
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
畏而愛之丁外艱起復改兵部郎中會召川陝諸州
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詠上言昨經利州
以銅錢一換鐵錢五綿州銅錢一換鐵錢六益州銅
錢一換鐵錢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納
銅錢真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入拜給事中
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
者詠奏彈之二年同知貢舉是夏以工部侍郎出知

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詠覽之索酒酌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人皆服其明斷知永興軍府五年馬知節自益徙延州朝議擇可代者真宗以詠前在蜀治行優異復

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遷吏部侍郎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有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詠中歲瘍生腦頗妨中櫛求知潁州真宗以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蒞小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或真定令其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昇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詠秩滿借留就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文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部上聞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還以疾未

見恨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閹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傳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十贈右僕射謚忠定詠剛方自任為治尚嚴

猛嘗有小吏作詠穢其頰吏志曰非新其此初終不脫詠怒其倖即斬之少幽子擊等知懷德好入言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其傳令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為馭單騎出近郊至村林處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讀實以有律不爾則為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下急病創其飲食則煩寢增劇御下益峻尤不喜人拜跪命與客預戒止有違者詠即連拜不止或過坐罵之真宗嘗稱

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棄崖之為非則遠
衆崖不利物有集十卷弟說為虞部員外郎
論曰傳云郭有道危言危行二人者躬骨鯁寒是謂之
節壽為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備制戒之策厥後果
符其言而醇文與學為世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降
命以資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祿固位者異矣詠
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
被授與如此然皆託辭自信道不諧偶或不極於用
云

列傳卷第五十二

列傳卷第五十三

宋史二百九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節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掌禹錫

蘇紳

王洙

子欽臣

胥偃

柳植

聶冠卿

馮元

趙師民

張錫

張揆

楊安國

掌禹錫字唐卿許州鄆城人中進士第為道州司理
參軍試身言書判第一改大理寺丞累遷尚書屯田
員外郎通判并州擢知廬州未行丁度薦為侍御史

上疏請嚴備西羌時議舉兵禹錫引周宣薄伐爲得漢武遠討爲失且建畫增步卒省騎兵舊法薦舉邊吏貪賊皆同坐禹錫奏謂使貪使愚用兵之法也若舉邊吏必兼責士節則莫敢薦矣材武者孰從而進哉後遂更其法出提點河東刑獄杜衍薦召試爲集賢校理改直集賢院兼崇文院檢討歷三司度支判官判理欠司同權勾國子監歷判司農太常寺數考試開封國學進士命題皆竒奧士子憚之目爲難題掌公遷光祿卿改直祕閣英宗即位自祕書監遷太子賓客御史劾禹錫老病不任事帝憐其博學多記

公雅遊

令召至中書示以彈文禹錫惶怖自請遂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禹錫矜慎畏法居家勤儉至自舉几案嘗預修皇祐方域圖志地理新書奏對帝前王洙推其稽考有勞賜三品服及校正類篇神農本草載藥石之名狀爲圖經喜命術自推直生日年庚寅日乙酉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困震初中末三卦以世應飛伏納五甲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十五年約半祿秩筭數盡於此矣著郡國手鑑一卷周易集解十卷好儲書所記極博然迂漫不能達其要常乘駑馬衣冠汗垢言語舉止多可笑僚屬

或慢侮之過間巷人指以爲戲云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歷宜復安三州推官改大理寺丞母喪寓揚州州將盛度以文學自負見其文大驚自以爲不及由是知名再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徙揚州歸上十議進直史館爲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時衆星西流并代地大震方春而雷詔求直言紳上疏極言時事安化蠻蒙光月率衆寇宜州敗官軍殺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紳上言曰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爲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可

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其險絕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時唯安撫都監馬王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王志不得逞蠻人畏伏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邊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艾將來而震疊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爲馭自致喪

敗然銜冤負耻當有以刷除臣觀蠻情所恃者地形險阨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硠确資蓄虛乏刀耕火種以為餼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令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略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今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轉粟補卒為曠日持久之計何得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逢縱使奔迸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積聚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

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為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為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滅况廣西溪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為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讟可保數十年無俶擾之虞矣朝廷施用其策遣馮伸巳守桂州經制之蠻遂平又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先王爵以褒德祿以賞功名以定流品位以居才實未有無德而據高爵無功而食厚祿非其人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顯位者不妄與人官

非惜寵也蓋官非其人則不肖者逞不妄賞人非愛財也蓋賞非其人則徼幸者衆非特如此而已則又敗國傷政納侮詒患上干天氣下疾人心災異旣興妖孽乃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天氣赤黃及丁傳封而其變亦然楊宣以為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一曰慎選擇今內外之臣序年遷改以為官濫而復有論述微効援此希進者朝臣則有升監司使臣則有授橫行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並甄錄之不三數年坐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為賞矣三曰明薦舉今有位多撈親舊或迫於權貴甚非薦賢

助國為官擇人之道若要官闕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親擇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舉一二人述其才能德業陛下與執政大臣參驗而擢之試而有效則先賞舉者否則黜責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舊制三人保者得選京官今則五人舊轉運使提點刑獄率當三人今止當一人舊大兩省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三人升朝官舉三人今則舉一人舊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奏舉今則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驅馳下僚未免有賢愚同滯之歎也四曰異服章朝班中執杖之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

魚內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才加禮
遇之意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別則人品定而朝儀正
矣五曰適才宜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
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
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
惟以資歷深淺爲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
肖有別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
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其職任豈輕也哉宜擇
主判官付之以事權責成其選事若以爲格例之設
人不可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寇準判銓

薦選人錢若水等三人並遷朝官爲真館其非才亦
許奏殿如唐盧從愿爲吏部非才實者並令罷選十
不取一是也六曰擇將帥漢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
皆將帥也唐室文臣自負外郎中以上爲刺史團練
防禦觀察節度等使皆是養將帥之道豈嘗限以文
武比年設武舉所得人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臨
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臣僚舉換右職者必人
才弓馬兼書筭策略亦責之太備宜使有材武者居
統領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寄士若素養之不慮
不爲用也七曰辨忠邪夫忠賢之嫉姦邪謂之去惡

惡不去則害政而傷國姦邪陷忠良謂之蔽明明不蔽則無以稔其慝而肆其毒矣忠邪之端惟人主深辨之自古稱帝之聖者莫如唐堯然而四凶在朝圮毀善類好賢之甚者莫如漢文然而絳灌在列不容賢臣願監此而不使舉毀之說得行愛憎之徒逞志則忠賢進而邪慝消矣八曰修預備國家承平天下無事將八十載民食宜足而不足國用宜豐而未豐甚可恠也往者明道初蟲螟水旱幾徧天下始之以饑饉繼之以疾疫民之轉流死亡不可勝數幸而比年稍稔流亡稍復而在位未嘗留意於備預之道莫若

安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為之擇守宰明教化欲民之利則為之去蕪并禁滂末恤其疾苦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質素蠲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釋之蠹絕奢靡之弊塞凋偽之原則國食足矣民足於下國富於上雖有災沴不足憂也書奏帝嘉納之進史館修撰擢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再遷尚書禮部郎中王素歐陽脩為諫官數言事紳忌之會京師閔雨紳請對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义厥咎僭厥罰常暘蓋言國之號令不專於上威福之柄或移臣下

虛譁憤亂故其咎僭又曰庶位踰節茲謂僭刑賞妄
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暘今朝大號令有
不一者庶位有踰節而陵上者刑賞有妄加於下
者下人有謀而僭上者此而不思雖禱于上下神祇
殆非天意紳意以措諫官諫官亦言紳舉御史馬端
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復為翰林學士史館
修撰權判尚書省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陰中王德
用其疏至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帝惡之匿其
疏不下遂出紳以吏部郎中改侍讀學士集賢殿脩
撰知河陽徙河中未行感疾為醫者有藥所悞猶力疾

答之已而卒紳博學多知喜言事嘗請罷連日視朝
復唐制朔望喚仗入閣間開便殿延對輔臣寬制舉
科格以收才傑選命諫員勿侵御史職事趙元昊反
請詔邊帥為入討之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
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又曰
今邊兵止備陝西恐賊出不意窺河東卽麟府不可
不慮宜稍移兵備之麟延與原州鎮戎軍皆當賊衝
而兵屯衆寡不均或寇原州鎮戎軍則鄜延能應援
陝西屯卒太多永興為關隴根本而戍者不及三千
宜留西戍之兵壯關中形勢緩急便於調發郡縣備

草頭生脚

盜不謹請增尉員益弓手籍其論利害甚多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小脚陷人倒卓子頌別有傳

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少聰悟博學記問過人初舉進士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舅祖母禱主司欲脫洙連坐之法召謂曰不保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遂與稹俱罷再舉中甲科補舒城縣尉坐覆縣民鍾元殺妻不實免官後調富川縣主簿晏殊留守南京厚遇之薦為府學教授召為國子監說書改直講校史記漢書擢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為天章閣侍

講專讀寶訓要言於適英閣累遷太常博士同管勾國子監預脩崇文總目成遷尚書工部員外郎脩國朝會要加直龍圖閣權同判太常寺坐赴進奏院養神與女妓雜坐為御史劾黜知濠州徙襄州會具卒教州郡守恟恟襄佐史請罷教閣士不聽又請毋給真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徙徐州時京東饑朝廷議塞高胡賦捷新輸半而罷塞洙命更其餘為穀粟誘願輸者以舖流民因募其壯者為兵得千餘人盜賊衰息有司上其最為京東第一徙亳州復為天章閣侍講史館

檢討帝將祀明堂宋祁言明堂制度又不講洙有禮
學願得同具其儀詔還洙天常再遷兵部員外郎命
撰太饗明堂記除史館脩樸遷知制誥詔諸儒定雅
樂久未決洙與胡瑗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
皇祐五年有事于南郊勸上用新樂既而議者多非
之卒不復用夏竦卒賜謚文獻洙當草制封還其目
曰臣下不肖與僖祖同謚因言前有司謚王溥為文
獻章得象為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
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嘗使契丹至鞞浞契
丹令劉六符來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侍禮南禮

寫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
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嘗言
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
以均其稅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追冊温成皇后
洙鈎摭非禮陰與內待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
沆在中書喜其助已擢洙為翰林學士既而温成即
園立廟且欲用樂詔禮院議禮官論未一洙令禮直
官填印紙上議請用樂朝廷從其說禮官吳充鞠直
鄉移文開封府治禮直官擅發印紙罪知府蔡襄釋
不問而諫官范鎮疏禮院議園陵前後不一請詰所

以御史繼論之不已宰相意充等風言者皆罷斥既而洙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罷一學士換二學士且兼講讀前此未嘗有也是歲京東河北秋大稔洙言近年邊糴增虛價數倍雖復稍延日月之期而終償以實錢及山澤之物以致三司財用之蹙請借內藏庫禁錢乘時和糴京東河北之粟以供邊食可以坐紓便糴之急又言近時選諫官御史凡執政之臣嘗所薦者皆不與選且士之飭身勵行稍爲大臣所知反置而不用甚可惜也及得疾踰月帝遣使問疾少間否能起侍經席乎時不

能起矣洙汎覽傳記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筭數音律詁訓篆隸之學無所不通及卒賜謚曰文御史吳中復言官不得應謚乃止預修集韻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鄉兵制度著易傳十卷雜文千有餘篇子欽臣

欽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歐陽脩脩器重之用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陝西轉運副使元祐初爲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還進太僕少卿遷祕書少監開封尹錢勰入對哲宗言比閱書詔殊不滿人意誰可爲學士者勰以欽臣對哲宗

日章惇不喜乃以惇爲學士欽臣領開封改集賢殿
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
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欽臣平生爲文至多所交盡
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讐正世稱善本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
爲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
通判湖舒二州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南曹知太常禮
院再遷太常丞知開封縣與御史高升試府進士旣
封彌卷者輒發視擇有名者居上降秘書省著作佐
郎監光化軍酒起通判鄧州復太常丞林特知許州

避通判州事徙知漢陽軍還判三司度支勾院脩起
居注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遂知制誥遷工部郎中
入翰林爲學士權知開封府忻州地震偃以爲地震
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而後宮外戚恩澤日
蕃此陽不勝陰之効也宜選將練師以防邊塞趙元
昊朝貢不至偃曰遽討之太暴宜遣使問其不臣狀待
其辭屈而后加兵則其不直者在彼而王師之出有
名矣又奏戍兵代還宜如祖宗制閱其藝後殿次進
之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時
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急恒寒若之外咎請從未戒

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况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未幾卒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十頃既貴悉以予族人初天下職田無日月之限而赴官者多以前後為斷偃請水陸田各限以月因著為令嘗與謝絳受詔試行書是而大臣有以簡屬偃者偃必不敢發視亟焚之歐陽脩始見偃愛其文召置門下妻以女偃糾察刑獄范

仲淹尹京偃數糾其立異不循法者脩方善仲淹因與偃有隙子元鶴有學行能自立為尚書都官員外郎并其子茂謨咸早卒偃妻且史館力約之妹與元鶴婦韓茂謨婦謝皆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至今稱之

三代實錄
婦

柳植字子春真州人少貧自奮為學從祖開顏器之舉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遷判滁州遷著作郎直集賢院知安州除三司度支判官出知宣州擢脩起居注知制誥求知蘇州徙杭州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中召還為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既而以疾

辭改侍讀學士知益州遷給事中移潁州先是張海
郭顯山叛京西攻掠縣鎮而先化卒邵興亦率其徒
作亂逐官吏取庫兵而去時相領京西安撫使坐賊
發部中不能察降左諫議大夫知黃州久之復其官
坐薦張得一落職未幾復其職如故歷知壽寧察揚
四州分司西京遂致仕累遷吏部侍郎卒直平居畏
慎寡言笑所至官舍無果木輒持家無長物時稱其
廉

官與冠卿字長孺歙州新安人五世祖師道楊行密版
奏號問政先生鴻臚館冠卿舉進士授連州軍事推

官楊億愛其文章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
館閣書籍遷大理寺丞為集賢校理通判蘄州坐嘗
校十代興亡論謬誤落職再遷太常博士後集賢校
理言天下旬奏獄雖答杖並覆而徙流不繫獄者迺
不以聞非所以矜慎刑罰之意請自今罷覆答杖罪
自徙以上雖不繫獄亦奏覆從之判登聞鼓院歷開
封府判官三司益鐵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累遷尚
書工部郎中初翰林侍講學士馮元脩入禁命冠卿
檢閱事迹又預撰景祐廣樂記特遷刑部郎中直集
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太常禮院糾察刑獄奉

使契丹其主謂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孫固有昌者嘗
觀所著斬春集詞極清麗因自擊鼓縱飲命冠卿賦
詩禮遇甚厚還同知通議銀臺司爲州院入翰林爲
學士母亡起復判昭文館未幾無侍讀學士冠卿每
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一日墜笏
上前帝憫冠卿喪毀羸瘠旣退賜禁中湯齊未幾告
歸葬親至揚州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
州初世卿監延豐倉福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滅
其可辯者云公先世餌霞棲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
濱又云昭王大丞相前又云水龍夜號夕雞駭飛其

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
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冠卿嗜學好古
手未嘗釋卷尤工詩有斬春集十卷

論曰學士大夫異於衆人者以操行脩爾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不可不慎也禹錫迂陋不知止
足之戒取譏當世紳急進喜隕殊阿諛附會晚節汙
變卒忘平生之學偃之恬正植之廉介冠卿之雅尚
其列侍從廢亡愧焉

馮元字道宗高祖禱唐末官廣州以術數仕劉公傳
二世至父邠廣南平入朝爲保章正元幼從崔暉正

孫奭爲五經大義與樂安孫質吳產參譙侯主善群
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進士中第授江陰尉時
詔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
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
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折無滯補國子監講書遷大
理評事權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
嘗令說論語老子群子弟侍聽因薦之真宗試進士
殿中召元講易元進說曰地天爲泰者以大地之氣
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
天地財成萬化帝悅未幾遷太子中允立龍圖閣詔

預內朝直龍圖閣預內朝自此始天禧初數與查道
李虛已李行簡入講易於宣和門比閣遷太常丞兼
判禮部吏部南曹皇子爲壽春郡王王旦又薦元宜
講經資善堂帝以元少更用崔遵度會遵度卒擢左
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仁宗卽位遷戶部員外郎爲直
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自是仁宗益
嚮學歷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判卷聞檢院同
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多宿儒典領後頗用公卿子
弟任均管庫及奭元並命士議悅服同知貢舉進龍
圖閣學士預修三朝正史爲翰林學士判都省三班

院史館修撰判流內銓兼羣牧使四遷給事中明道
元年當監護宸妃葬事及帝親政追冊宸妃爲莊懿
皇后改葬永定陵旣發壙而流泉沮沮如言者以監護
不職罷翰林學士知河陽王曾爲言元東朝舊臣不
宜以細故棄外卽召爲翰林侍講學士遷禮部侍郎
知審官院復判禮院國子監上金華五箴賜書褒答
修景祐廣樂記書成遷戶部侍郎足疾氣憚屬李淑
宋祁爲銘誌卒贈本部尚書謚章靖元性簡厚不治
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二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
皆案禮變服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

誦說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蓋閣品式之事尤精易初
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獻書與元吞之且曰
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率三日拜誦易無于以元
之子謙爲後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九歲能屬文舉進士第
孫奭辟兗州說書領諸城立簿師民學問精博與自
以爲不及夏竦尤所竒重稱爲盛德君子論其文行
碩回兩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
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郊王堯
臣龐籍韓琦明鎬列薦爲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

宮教授改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崇
正殿說書遷宗正丞會趙元昊反罷進講師民上書
陳十五事一曰咨輔相二曰命將帥三曰東侍從四
曰擇守宰五曰治軍旅六曰脩邊防七曰求諫諍八
曰延講誦九曰革貢舉十曰久官政十一曰謹財用
十二曰不遺年十三曰容諷諫十四曰除忌諱十五
曰慎出令因獻勸講箴明年春帝遂御迎陽門召近
臣觀圖畫復命講讀經史師民見朝廷厭兵屈意以
招元昊內不能平乃上言請任方面以圖報效遷天
章閣侍講同知貢舉進待制同判宗正寺嘗講詩如

被泉流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通通故清
潔逆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世清平
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紕正正
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而淪于汙濁
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潤下利萬物
故以喻政此于比興義最大後講論語問脩文德曰
文者經天緯地之總攝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
義養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帝曰然其所先者無若
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
至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

時所以四時變火隨木色近世漸務首簡以為若治
具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如古又問子夏子張所
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
有以進德業者俾之政行子張之言為優他日讀漢
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其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
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帝悅曰何其所記如此在經
筵十餘年甚見哭異嘗盛夏魯疾家居帝飛白書團
扇為和平字賜以寄意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
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日以儒林舊德將行上疏曰
近觀太陽食于正朔此雖陰陽之事亦慮是天意欲

以感動聖心臣非贅史不知天道但率愚意言之其
月在亥亥為水水為正陰其日在丙丙為正陽月掩
日陰侵陽下蔽上之象也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謂以陰奸陽失其叙也又
曰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謂下陵
上侵其權也又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維宰中
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禡維師氏謂大小之臣
有不得其人者也宗周之間時王失德今而引喻蓋
事有所譬固當不諱凡天之示象由人君有失不然
則下蔽其上古人君之失不過暴虐怠慢奢侈縱放

不師古始捨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恭勤儉約
自檢動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
下究而誰之咎歟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膺之臣
泊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慎東內外
百執事及州縣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為群邪所蔽
塞則億兆之幸也三遷刑部郎中復領宗正卒師民
淳靜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感不畜婢妾年四十
四始婚志尚清遠專以讀書為事性極慈恕勤於
吏治政有惠愛百奏蠲陝西旱租又欲論權酷諸敝
會仁宗不豫而止常患近世官失其守作正官名議
多不載有集三十卷子彦若試中書舍人

張錫字貺之其先京兆人曾祖山甫嘗從唐僖宗入
蜀蜀平徙家漢陽錫進士甲科為試秘書省校書郎
知南昌縣遷著作郎知新州初建學于州自是人始
知學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乃以
錫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
贖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樞密直學士李及薦
為監察御史丁謂貶崖州議還內地錫疏謂姦邪弄
國本與天下共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
雷州王清昭應宮災連繫甚衆錫言天災反以罪人

恐重天怒願脩德以應之會論者衆獄遂解遷殿中侍御史權三司鹽鐵判官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改尚書兵部員外郎還判度支句院爲京東轉運使淄青齊濮鄆諸州人冒耕河壩地數起爭訟錫命籍其地收租絹歲二十餘萬訟者亦息判鹽鐵句院爲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召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權知諫院安撫利夔路歷度支鹽鐵副使喪母起復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累遷右司郎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遷右諫議大夫知審官院進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國子監卒贈尚書工部侍郎錫厚重清約雖貴奉養如少賤時讀書老而彌篤初舉廣文館進士考官任隨以爲第一及隨死無子錫屢明其家

張揆字貫之其先范陽人後徙齊州擢進士第歷北海縣尉改大理寺丞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戶讀易因通楊雄太玄經陳執中安撫京東薦揆經明行淳召爲國子監直講徙諸王府侍講以尚書度支員外郎直史館荆王府記室叅軍府罷權三司戶部判官上所著太玄集解數萬言詔對邇英閣令撰著得斷首且言斷首準易之夫蓋以陽剛決陰柔君子進小人

宋史列傳卷五十三
八十三
退之象。仁宗悅，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累遷右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判太常寺。一日進讀，漢馬后傳至服大練，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詔改王溥謚，有議欲爲文忠者，揆曰：「溥周之宰相，國亡不能死，安得爲忠？」乃謚爲文康。加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出知齊州。卒，贈尚書禮部侍郎。揆性剛狷，少容闊於世務，然好讀書，老而不倦。與弟揆相友愛，揆爲龍圖閣直學士。楊安國字君倚，密州安丘人。父光輔，居馬耆山，學者多從受。經州守王博文薦爲太學助教，孫奭知兗州。

又薦爲太常寺奉禮郎。州學講書，旣而奭與馮元薦、安國爲國子監直講，并召光輔。至仁宗命說尚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帝悅，欲留爲學官，固辭以國子監丞。老子家安國五經及第，爲枝江縣尉。後遷大理寺丞，光輔教授兗州，請監兗州酒稅，徙監益州糧料院，入爲國子監直講。景祐初，置崇政殿說書，安國以國子博士預選，久之進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遂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皆兼侍講。進翰林侍講學士，歷判尚書刑部、太常寺，糾察在京刑獄，累遷給

笑子皆
村學先
生連
特隆
也

事中年七十餘卒贈尚書禮部侍郎安國講說一以
注疏為主無他發明引喻鄙俚世或傳以為笑尤喜
編書及注疏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在經延二十
七年仁宗稱其行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嘗講易
至鼎卦帝問九四象如何安國對九四上承至尊下
應初爻任重非據故折足覆餗亦猶任得其人則雖
重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帝稱善又嘗講周官
至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因進言曰古所謂緩刑乃
貫過誤之民爾今衆持兵仗取民廩食一切寬之恐
無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於饑莩至起

為盜州縣既不能振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嘗請
書無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
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四章列置左右
論曰馮元質直博雅有古君子之風歐陽脩稱師民
醇儒碩學在仁宗時並繇宿望先後執經勸講庶有
所補益矣張錫清慎歛晦晚始見知揆及安國父子
俱侍經幄考求其說亡過人者夫博習修潔之士潛
德隱行不聞于世者多矣繇是言之士遇不遇豈非
命哉

宋史卷之九十三 一百七十八

列傳卷第五十四

宋史二百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錄當國軍事節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尹洙

孫甫

謝絳子景溫

葉清臣

楊察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調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安國軍節度推官知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楊縣有能名用大臣薦召試為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救勝朝堂戒百官為朋黨洙

萬曆二十五年刊

宋史列傳卷之九十三

一 三十七十五

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復爲掌書記監唐州酒稅西北久安洙作敘燕息戍二篇以爲武備不可弛敘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

王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旣平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頭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掎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枝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

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織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晉敗也。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

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既久。裨士大夫誦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息成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

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厚邠寧奉
鳳鄜延四帥成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
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
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
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
日輟去是十萬衆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商
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
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
其乘我薦飽我必濟師饋餼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
西垂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

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唐
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
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
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他易賦
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
此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盛
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
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兵不重專任
則將益勵堅其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
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攝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又爲迷亨審斷原刑敦學
矯察考績廣諫凡雜議共九篇上之趙元昊反大將
葛懷敏辟爲經略判官洙雖用懷敏辟尤爲韓琦所
深知頃之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爲經略安
撫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復以洙爲判官洙數上䟽論
兵請便殿召對二府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開寶以前
用兵故實特出睿斷以重邊計又請減併柵壘召募
土兵省騎軍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時詔問攻守之計
竦具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爲集
賢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

州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銳卒數
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
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傳督戰太
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洙以傳文吏無
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爲時所誣遂作憫忠辨誣二篇
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賢院上奏
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爲慟
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疆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
亡秦六卿篡晉爲戒三帝不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
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

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
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
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宗社
數年為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
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
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慮北有疆大之鄰非
制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
內地疲遠輸兵火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
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
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

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
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
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
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
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為憂危亡為
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
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
為不乂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
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
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

頗自詘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
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
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
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
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
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
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
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
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私難矣此恩寵過
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

御及於宮大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
皆祖宗翠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
幾踈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似見取於民
者口頌即知高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
宿兵用度寔廣怒熾之積未必悉為賜予所費然下
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徃歲聞
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
過厚則徃徃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
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
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

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王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仁宗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會鄭戩為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滄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為前此屢困于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秦滄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滄。不至。命張忠往代之。又不肯赴

是諭狄青。械滄。士廉下吏。戩論秦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會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係用。由軍校補。遂自京師貸息錢。到官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為償之。又以為嘗自貸坐貶。宗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為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感疾。沿牒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韓琦為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構。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

始爲古文洙與穆脩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有
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
事尤練習其爲兵制之論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
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爲禦戎長久之策皆
未及施爲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非矣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
何爲古文章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
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爲
其相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爲永興司
錄凡吏職纖末皆倚辦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

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讌語甫必引經以對
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
友諸生亦多從甫學問徙知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
再遷太常博士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
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偽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
用甫曰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
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
衍爲樞密副使薦于朝授秘閣校理是歲詔三館臣
僚言事甫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
不逮者論述以爲諷諫名三聖政範改右正言時河

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範五行傳及前代變驗上䟽曰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青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四夷也三者不可過盛過盛則陰爲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卽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

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紓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孰計成敗制後宮則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盡出之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也時契丹西夏稍強後宮張脩媛寵幸大臣專政甫以此諫焉又言脩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

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夏國乞盟甫上一利四害曰宿兵以來國用空耗今若與之約和則邊兵可減科歛可省其爲利一也始契丹聲言嘗遣使諭西人使臣中國今和議旣成必恃其功去歲有割地之請朝廷已增歲賂若更有求將安拒之其爲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事不飭及邊鄙有警而用不習之將不練之兵故久無成功然比來邊臣中材謀勇健者徃徃復出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國之風一旦因議和弛備復如曩日緩急必不可用其爲害二也自元昊拒命

終不敢深入關中者以唃廝囉等族不附慮爲後患也今中國與之和獲歲遺之厚彼必專力以制二蕃強大之勢自茲爲始其爲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勢法令紀綱弛而不葺及四戎累敗王師始議更張以救前弊今見或人請和苟貪無事他時之患不可救矣其爲害四也元利害之機頭陛下熟圖之又言張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復稱臣然三歲實貢五十萬石兼欲就京師互市請物仍求增歲給之數臣以謂西虜數萬石其直不下幾十餘萬鎰况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石又許其官賞則與遺矣其爲害五也

四百八十八
使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况自德明之時累乞
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請之不巳逮德明
第八質而許之是則以彼難從之事和其意也蓋鹽
中國之大利又西域之鹽味勝解池所出而出產無
窮既開其禁則流于民間無以隄防矣兼聞張子真
言元昊自非命以來收結人心鈔掠所得旋給其衆
在力雖勝用度隨窘當此之時尤宜以計困之安得
浹汲與和曲徇其請乎時陝西經略招討副使韓琦
判官尹洙還朝高建武等條四略將官能否
為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

臣不時發之甫因言樞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衍也
邊將劉滄城水洛于渭州總管尹洙以滄遠節度將
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為
利滄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滄衍屢為甫洙與甫素
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鯁亮不私如此甫嘗言參知
政事陳執中不學亡術不可用帝難之由是求補外
不許其後奏丁度因對求進用帝曰度未嘗請也度
乞與甫辭且指甫為宰相杜衍門人乃以右司諫出
知鄆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
多以便宜從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

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然退未嘗不稱其賢再遷
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州徙晉州為江東
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
北都轉運使留為侍讀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性勁
果善持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
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
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

唐史藏祕閣

謝絳字希深其先陽夏人祖懿文為杭州監官孫
華富陽遂為富陽人父濤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為梓

州權鹽院判官李順反成都攻陷州縣濤嘗書守禦
之計賊平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知華陽縣亂亡之後
田廬荒廢詔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與之於是墾田
悉為豪右所占流民至無所歸濤收詔書悉以田還
主改稅書者著作佐郎知興國軍還以治行召對長
春殿命試學士院會契丹入寇真宗議親征時曹漢
多盜而契丹嘗言遼齊鄆以濤知曹州屬縣賦稅多
輸睢陽助兵食是歲霖潦百姓苦於轉運濤悉留不
遣奏曰江淮漕運日過睢陽可取以餉軍願留曹賦
繇廣濟河以饋京師轉運使論以為不可詔從濤奏

嘗使蜀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疑以為多憐曰
有罪願連坐之奉使奉官連坐自當知其用焉趣為
復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遂兼侍御史知
雜事真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謹恭寧城門廬
舍以過車輿家物傳言先帝車駕封祀儀物不備猶
不聞有所改撤且更詔從檢簿令有司治明器後大
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以府藏損之進直昭文館
累官至太子賓客給以文館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
士中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汝陰縣善議論言談
時事嘗論四民失業累數千言天禧中上疏謂宋當

以土德王天下時大理寺丞董行父請用天為統以
金為德詔兩制議皆言用土德則當越唐上承於隋
用金德則當越五代紹唐而太祖實受終周室豈可
弗遵傳繼之序終行父議皆不用楊億薦絳文章
召試擢祕閣校理同判太常禮院丁母憂服除仁宗
即位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宣祖非受命
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請以真宗配之翰林學士承旨
李維以為不可尋出通判常州天聖中天下水旱蝗
起河決滑州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
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

成德而此皆大異也。按洪範宗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家國邑傷稼穡顛事者知誅罰經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惡茲謂陽其發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已之詔備順時之令宣群言以導羣怨。近侍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特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充於下則水旱爲災。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

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刺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

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
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
墜願下詔引咎損太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
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
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
大惠浹于下豈有時澤之艱哉仁宗嘉納之會修國
史以絳為編修官史成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時
濤官西京且老矣因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論唐室
嚴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皇帝肇修
三館更立祕閣于昇龍門左親為飛白書額作贊刻

石閣下景德中國書寢廣具宗皇帝益以內帑四庫
二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適宿廣內者有不時之召
入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
繇此其選也往者遭遘近燔未遑中葺或引兩省故
事別建外館直舍卑喧民欄叢接太官衛尉供擬滋
削虧體傷風莫茲為甚陛下未嘗迂翠華降玉趾參
家冊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
篤於古待士必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
不自激策文雅漸弊為聖朝惜之願闢內館以恢
景德之制詔可終雖在外猶敷論事奏言近歲不逞

之徒託言數術以先生處士自名充而短褐內結權
倖外走州邑甚者矯誣詔書假忽官名以圖嚴禁止嘗
以墨敕賜封號者遠還之還權開書府與言三蝗豆
田野全入郭郭跳擲官寺井園皆薄言三書與敕梁
以為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斂弛之法近於庶
平以臣愚所聞似是不甚稱而不知其變危今與敕夜
民有顯方直之藝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為術或將
為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書改
殊而同歸於弊夫為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在則
民安氣和而灾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所以

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
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基年條上理狀。或
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
漢時詔問京房灾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
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敕計臣損聚歛之
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
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再嘉休
不至是靈意誦調而聖言罔感歟會郭皇后廢絳詩
白陳肇引申后褒姒事以諷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
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上言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

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爲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及二十餘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簿書不存則無所措置臣以謂不若推近及遠遞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咸平景德爲準也初詔罷織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旣而內人賜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作製玳瑁器索龜筒於市龜筒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索不已絳皆論罷之又言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以父憂

去服除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太常禮院吏部擬官舊視職由有無不問多寡以是不均絳爲覈其實以多寡爲差其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初改判禮院爲知禮儀事自絳建請使契丹還請知鄧州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來遠而少利不及民濱堰築新土爲防俗謂之墩者大小又十數歲數壞輒調民增築奸人蓄薪艾以時其急往往盜決堰墩百姓苦之絳按召信臣六門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鉗廬陂溉田至三萬頃請復修之可罷州人歲役以水與民未就而卒年四十六絳以

文學知名一時為人修潔醜藉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喜賓客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溫景平景回景平好學著詩書傳說數十篇終秘書丞景回早卒

景溫字師直中進士第通判汝莫二州江東轉運判官興宣城百犬圩議者以為罪降通判知漣水軍神宗初知諫院邵亢直其前事徙真州提點江西刑獄歷京西淮南轉運使景溫平生未嘗仕中朝王安石與之善又景溫妹嫁其弟安禮乃驟擢為侍御史知

雜事安石方惡蘇軾景溫劾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上水師窮其事訖無一實蘇頌等論李定不持母服景溫察安石指為辨於前已而事下臺景溫難違衆議始云定當進服又言薛向不當得侍從王韶邊奏誣罔寢失安石意然猶以嘗助已但改直史館兼侍讀不敢拜出知鄧州踰年進陝西都轉運使以不奉司農約束改知鄧襄澶三州加直龍圖閣判將作監轉右諫議大夫知潭州章惇開五溪景溫協力招築論功進官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知洪州應天府瀛州元祐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永滿歲御史中丞劉摯言其非撥煩吏右司
諫王覲言瀛州妖婦李自稱事九仙聖母能與人通
語言談禍福景溫在郡爲所惑禮餉甚厚遣十兵挈
之入京數遣子慥至其處補李壻爲小史使出入官
府崇大聲勢至縱嬖妾之弟醉歐市人爲政若此尚
何惜而不加譴於是罷知蔡州三年初置權六曹尚
書以爲刑部劉安世復論之改知鄆州再歷永興軍
時章惇爲相景溫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并西夏
人偃蹇終未順命宜罷分畫以馬跡所至爲境惇用
其說徙知河陽卒年七十七

策擢高第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父參終光祿卿清臣幼
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均奇所
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
寺奉禮郎簽書蘇州觀察判官事還爲光祿寺丞集
賢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三部內院改
鹽鐵判官上言九事請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
吏能否興大學選置博士許公知六君子第補學生
重縣令諸科舉人取明大義責以策問省流外官無
得入仕聽武臣終三年之喪罷度僧度道經一業訓
兵練將慎出令簡條約詞多不載出知宣州累遷太

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進直史館是冬
京師地震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
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
十一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
至五日不止襄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
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變惑犯南斗治
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且泰寧而一歲之
中凶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
啟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走四方
治佛事修道相非所謂治道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

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錯古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
年願陛下深自外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
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會
詔求直言清臣復上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清
臣請外為兩浙轉運亂使並太湖有民田家石據上
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訴嘗建議請疏盤龍匯通清港
入于海民賴其利以右正言知制誥知樞密院判國
子監時陝西用兵上言當今將不素蓄兵不素練財
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驍將內無重兵舉西北一委
觀之若漢落大勢外示雄壯其中空何了無一物脫

不幸戎馬猖突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元昊
僭竊因循至于延州之寇中間一歲矣而卒成無術
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用連監牧馬未幾已虛
使蠶蚩之吐無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之六
之害也今羗戎稍却變詐亡窮豈宜乘即時之小安
忘前日之大辱又將泰然自處則後日視今猶今之
視前也元昊圍延州既解去鈐轄內侍盧守勲與通
判計用章更訟于朝時內侍用事者多為守勲游說
朝廷遂議守勲罪而添用章嶺南涇臣上疏曰臣聞
衆議延州之圍盧守勲首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

見元昊為偷生之計計用章以為事急不若退保鄜
州李康伯遂有死難不可出城見賊之語自元昊退
守勲懼金明之失二將之沒朝廷歸罪邊將又思倉
卒之言一旦為人所發則禍在不測遂反覆前議移
過於人先為奏陳冀望取信正如黃德和誣奏劉平
欲免退走之罪尋聞計用章亦疏斥守勲事狀詔文彥
博置劾未分曲直而遽罪用章康伯特赦守勲此必
有議者結中人惑聖聽以為方當用師邊陲不可輕
起大獄臣觀前史魏尚陳湯雖有功尚不免削爵罰
作案驗吏士何況擁兵自固觀望不出恣縱羌賊破

一縣擒二將大罪未戮又自蔽其過矯誣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懃謀見賊之行乃是歸款二者之責孰重孰輕望詔彥博鞫正其獄苟用章之狀果虛守懃之罪果白用章更寘重科物論亦允無容偏聽一辭以虧王道無黨之義其後獄具守懃纔降湖北兵馬都監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選中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爲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厨皆內侍領之凡所呼

系有司不敢問乃爲合同以檢其出入清臣與宋庠鄭戩雅相善爲呂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踰年入翰林爲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丁父憂言者以清臣爲知兵請起守邊及服除宰相陳執中素不悅之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道由京師因請對改澶州進尚書戶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興軍浚三白渠溉田踰六千頃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于詔問當世急務清臣聞之爲條對極論時政闕失其言多剴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以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淳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

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
 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
 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
 競踵以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
 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
 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摭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
 所善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
 當則籍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
 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許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
 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

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達兩為
 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
 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
 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會河決商湖北道艱食復
 以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舊制有三司使權使公事
 而清臣所除止言權使自是分三等焉以戶部副使
 向傳式不職奏請出之皇祐元年春帝御便殿訪近
 臣以備邊之策清臣上對略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
 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為患者
 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

四夷乎昔王商在廷軍于不取仰視郅都臨代匈奴
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
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以內侮也慶曆初劉六符來
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鎮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
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朱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
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亦置膏血以奉腥羶此有
識之士所以爲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詰闕以伐
西戎爲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
無求况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
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

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
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災
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
旣無所因之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追絕歸
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
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令孰可以任
此者臣以爲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
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
范仲淹諸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
鄭戩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

斷者莫如田况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略張亢個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詔謂朔方灾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

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制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爲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爲備則臣不知其所爲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爲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豪民誑誤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躡請厚奉或身爲內供奉而有遇刺之給或爲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俸門日開賜予無藝君今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之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

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
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
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
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爲難矣時清臣以
河北之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
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
不從清臣固爭具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
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爲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
諫議大夫清臣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郭
承祐妻舒正元傅女封郡主給奉及承祐爲殿前副
都指揮使妻以不加封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仁
宗曰承祐管軍妻又諸王女當優之清臣曰是終爲
徼幸遂卷其奏置懷中不行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
議十要五和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子
均爲集賢校理

楊察字隱甫其先晉人從唐僖宗入蜀家于成都至
其祖鈞始從孟昶歸朝鈞生居簡仕真宗時至尚書
都官員外郎嘗官廬州遂爲合肥人居簡生察景祐
元年舉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宿州遷祕書省
著作郎直集賢院出知潁壽二州入爲開封府推官

判三司監鐵度支勾院修起居注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擿奸隱衆始畏伏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倚拾美餘則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召爲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時上封者請罷有司糊名考士及變文格使爲放軼以襲唐體察以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爲宗若肆其瀆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前議遂寢晏殊執政以妻父嫌換龍圖閣待制母憂去職服除復爲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擢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論

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御史何郊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郊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自繫朝廷采擇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又數以言事忤宰相陳執中未幾三司戶部判官楊儀以請求貶官察坐前在府失出笞罪雖去官猶罷知信州徙揚州復爲翰林侍讀學士又兼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再遷禮部侍郎復權知開封府

復無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內侍楊未德毀察於帝三
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詔移開封府
鞫之察由是乞罷三司乃遷戶部侍郎兼三學士提
舉集禧觀進承旨踰年復以本官充三司使餌鍾乳
過劑病癰卒贈禮部尚書謚宣懿察美風儀幼孤七
歲始能言母頗知書嘗自教之敏於屬文其為制誥
初若不用意及藁成皆雅緻有體當世稱之遇事明
決勤於吏職雖多益喜不厭癰方作猶入對商畫財
利歸而大頓人以為用神大竭云有文集二十卷無
子以兄子庶為嗣弟寘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以母
憂不赴毀瘠而卒時人傷之

論曰當仁宗在位時宋興且百年海內嘉靖上下安
佚然法制日以玩弛微倖之弊多自西陲用兵關中
困擾天子憫勞元元奮然欲困群材以更內外之治
于時俊傑輩出世殊奇嘔兵間亦頗論天下之事孫
甫馳騁言路咸以文學方正知名終文詞議論尤為
儒林所宗朝廷有欲情用之不立死矣最後清臣察
繇進士高第不數年致仕侍從五朝養譽無所附麗
為一時名臣豈非出於上之所自擇哉

圖報稱哉

列傳卷第五十四

列傳卷第五十五

宋史二百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教正脫脫等奉

勅脩

韓平

師頑

張茂直

梁顯子固

楊徽之楊徽

呂文仲

王著

呂祐之

潘慎脩

杜鎬

查道從兄陶

韓丕字太簡華州鄭人父杲晉開運中為曲陽主簿
與丹攻城陷沒焉母改適他氏丕幼孤貧有志操讀
書千驪山高陽通周易禮記為人講說常有山林之
志家雖甚貧處之晏如年長始學文開寶中鄭牧知

文州與之偕行遂薄遊兩川及牧知成都劉熙古延
置門下掌書奏以孫女妻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
聲名籍甚公卿多薦之者嘗著孟母碑返魯頌人多
誦誦之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衡州石熙載薦其文行
代還以文學試中書權著作佐郎直史館賜緋魚未
幾改左拾遺八年遷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雍熙初加
虞部郎中二年與賈黃中檢鉉同知貢舉丕屬思艱
澀及典書命傷於稽緩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
或申以諧譖丕不能平又舍人王祐以前輩負氣每
陵轢面折之丕乃表以外郎出知魏州詔改職方郎

中端拱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河陽濠州丕起
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宦太宗甚嘉重之淳
化二年召入爲翰林學士終以遲鈍不敏於用俄罷
職充集賢殿脩撰知均州就遷給事中工部侍郎徙
金州召還充史館修撰又出知滁州就加禮部大中
祥符二年卒丕純厚畏慎似不能言者歷典州郡雖
不優於吏事能以清介自持時稱其長者云

師頑字霄遠大名內黃人父均後唐長興二年進士
終永興節度判官因家閩右頑少篤學與兄頌齊名
建隆二年舉進士實儀典貢舉擢之上第釋褐耀州

軍事推官以疾解久不赴調開寶中復爲解州推官
太平興國初召還遷大理寺丞陝西河北轉運判官
就改著作佐郎秩滿遷監察御史通判永興軍府坐
秦王廷美假公帑緡錢左授乾州團練副使尋復舊
官六年改殿中侍御史通判邠州徙知簡州轉起居
舍人以公累去官復爲殿中侍御史知資眉二州頑
所至以簡靜爲治蜀人便之代還遷侍御史知安州
賜緡錢二十萬移朗州超拜工部郎中命知陝州賜
金紫時西鄙用兵鐸道所出軍士多亡命嘯聚山林
爲盜頑嚴其巡捕盜越他境改刑部郎中未幾召還

真宗以其舊人素負才望而久次于外累召對詢其
文章頑謙遜自晦上益嘉之翌日命以本官知制誥
兼史館脩撰咸平二年與溫仲舒張詠同知貢舉明
年召入翰林爲學士五年復與陳恕同典貢部又知
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俄卒年六十七詔遣官護
葬給其子仲回秘書丞奉終喪頑曠達夷雅搢紳多
慕其操尚有集十卷子三人仲回端拱元年進士及
第至太常博士仲宰國子博士仲說殿中丞
張茂直字林宗元州取丘人父延昇以經術教授鄉
里茂直方弱冠慕容彥超據州城驅之守陴及周師

破敵擁城守者列坐將斬之有卒挾刃謂茂直曰汝髮甚髮惜爲頸血所汚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刃未及髮會得釋後勵志於學開寶中州將器其爲人首薦之且給錢五萬以助其裝二年登進士第解褐海州推官進司農寺丞通判泰州爲轉運使韋務昇誣奏徙監梓州富國監代還自陳得雪復通判靜安軍軍不領縣城闈之外即深州之下博茂直奏割下博隸焉進秩著作佐郎扈蒙薦其才改秘書丞會福州民訟田命茂直按之將行留不遣參知政事李至稱其端實命入益王元傑府爲記室參軍王好學多爲詩什遇

茂直甚厚雖受時果之賜亦分餉焉王嘗遣使徵詩茂直援筆而就甚稱賞之端拱元年召對賜金紫數百改度支員外郎三遷本曹郎中真宗居藩時茂直與朱昂並在諸王府每預宴集屢因酬唱識其名卽位選用舊臣得茂直及昂與梁周翰師碩章相繼知制誥茂直既入西閣會元傑生日遣持禮幣爲賜復至齊府時人來之茂直淳至寡言晚年多疾才思梗澀不稱職改秘書少監出知潁州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五子成列端拱二年進士及第成務比部員外郎梁頤字太素鄆州須城人曾祖涓成武主簿祖惟憲

以明經歷佐使府至天平軍節度判官父文慶早世
顯養於叔父王禹偁始與鄉貢顯休以爲學嘗以疑
義質子禹偁禹偁排之不答顯發憤讀書不期月復
有所質禹偁禹偁大加器賞初舉進士不中第留闕下獻
疏曰臣歷觀史籍唐氏之御天下也列聖間出人文
闡耀尚且渴於共治旁求多彥設科之選逾四七等
當時秉筆之士彬彬翔集表著所以左右前後有忠
有良導化原樹治本者享二百年得人之由也五代
不竟茲制日淪國家興儒道風三代方今科名之設
不遺舉錄秉筆者如林趨避者如雲貢於諸侯考於

春官陛下躬臨慎擇必盡至公柰何所取不出於詩
賦策論簡於心者援而陟之拂於心者推而黜之寧
無濫陟枉黜之失耶其間闕茸妄進濫廁科場者間
亦有之若曰陛下嘉惠孤寒沉滯之士罔計賢否悉
拔而登之一視同仁臣竊謂此非確論蓋聖人在上
則內君子而外小人若薰蕕同器甚非所以正人倫
淳風俗也况丘園之下豈無宏才茂德之士陛下誠
能設科以擢異等之士俾陳古今之治亂君臣之得
失生民之休戚賢愚之用舍庶幾有益於治不特詩
賦論策之小技以應有司之求而已疏上不報雍熙

二年復舉進士廷試方禹中獻賦太宗召升殿詢其
門第賜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四年與梁湛並
召為右拾遺直史館賜緋判鼓司登聞院顯在大名
佐趙昌言昌言入掌樞密會翟馬周事顯坐貶虢州
司戶參軍起知魚臺縣就加大理評事召還遷殿中
丞頃之復直史館歷開封府推官三司關西道判官
轉太常博士丁內艱起令赴職改右司諫真宗初詔
群臣言事顯時使陝西途中作聽政箴以獻還為度
支判官咸平元年與楊勵李若拙朱台符同知貢舉
時詔錢若水重脩太祖實錄表顯參其事又同修起

居注扈蹕大名詔訪群臣邊事顯上疏曰臣聞自古
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而已然而賞不可以獨任罰
不可以少失故兵法曰罰之不行譬嘉驕子之不可
用又曰善為將者威振敵國令行三軍盡忠盡時者
雖讎必賞犯法敗事者雖親必罰故孫武斬隊長而
兵皆整穰首斬監軍而敵遂退以此言之兵法不可
不正也昨者命將出師棄秋備塞而傳潛奉明詔握重
兵逗撓無謀守陴翫寇老精兵於不用以至蕃馬南
牧邊塵書驚河朔之民流移失所魏博以此蹂踐一
空遂至殘妖未殄變輅親征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

也乃或赦而不問則何以謝橫死之民或黜而不戮則何以恢用兵之畧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協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帥然後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臣嘗讀漢史李廣之屯兵行師也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遠於斥候未嘗遇害而廣終為名將士卒樂用又唐高祖之備北邊也選勁兵為游騎不齎軍糧隨逐水草遇敵則殺當時以為得策願於邊將中不以名位高卑但擇其武勇謀畧素為衆所推服者取十人馬人付騎士五十器甲完備輕齎

糧糗逐水草以為利往復扞禦不令人郡邑不許聚處遇有寇兵隨時掩捕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應緣邊州郡守城兵帥即堅壁以待之遇遊騎近城掩殺邊寇內量出兵甲援救如此則棄城者不堅閉壘門免坐觀於勝負捍邊者不苟依郡郭可行備於寇攘雖匪良籌且殊膠柱時論頗稱之三年與李宗諤趙安仁並命知制誥賜金紫是年冬王均平命為峽路安撫使歸掌三班韓國華判大理以斷刑失中乃選顥以代之四年張齊賢使關右安撫以顥為之副顥有吏才每進對詞辯明敏真宗嘉賞之凡羣臣上封

景德元年
真宗第七
年也至天
禧元年
十四年
天禧元年
則且七年
也固嘗有
三十三而
之程守史

之蓋辨以
一語而知
却未

以年分按
三少當十
三

者悉付顯洎薛暎詳閱可否冬以河北饑盜命與暎
分爲東西路巡檢使還拜右諫議大夫充戶部使會
罷三部使以顯爲翰林學士同知審官院三班景德
元年權知開封顯美風姿強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
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上
甚軫惻賜贈加等所著文集十五卷子固述適適相
仁宗別有傳

固字仲堅幼有志節嘗著漢春秋顯器賞之初以顯
遺蔭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院讓前命願赴鄉舉
許之大中祥符元年舉服勤詞學科擢甲第解褐將

作監丞同判密州就遷著作佐郎歸朝改著作郎直
史館賜緋歷戶部判官判戶部勾院爲人氣調俊爽
善與人交疎財慷慨尚氣義明於吏道馬元方領三
司臨事麤率固據其曠闕之狀屢請對條奏嘗詔鞠
獄時稱平審天禧大禮成奏頌甚工無幾卒年三十
三有集十卷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祖郃仕閩爲義軍校家
世尚武父澄獨拆節爲儒終浦城令徽之幼刻苦爲
學邑人江文蔚善賦江爲能詩徽之與之遊從遂與
齊名嘗肄業於潯陽廬山時李氏據有江表乃潛服

至汴洛以文役竇儀王朴深賞遇之周顯德中舉進士劉溫叟知貢部中甲科同時登第者十六人世宗命覆試惟微之與李覃何曦趙隣幾中選解覆校書郎集賢校理宰相范質深器重之歷著作佐郎右拾遺竇儼纂禮樂書微之預焉乾德初與鄭玘並出爲天興令府帥王彥超素知其名待以賓禮蜀平移峨眉令時宋白宰玉津多以吟詠酬答復爲著作佐郎知全州就遷左拾遺右補闕太平興國初代還太宗素聞其詩名因索所著微之以數百篇奏御且獻詩爲謝其卒章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

語太宗覽之稱賞自是聖製多以別本爲賜遷侍御史權判刑部嘗屬疾遣尚醫診療賜錢三十萬轉庫部員外郎賜金紫判南曹同知京朝官差遣會詔李昉等采輯前代文字類爲文苑英華以微之精於風雅分命編詩爲百八十卷歷遷刑兵二部郎中獻雍熙詞上廢其韻以賜端拱初拜左諫議大夫出知許州入判史館事加脩撰因次對上言曰自陛下嗣統鴻圖闡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嚮臻乃至周巖野以聘隱淪盛科選以來才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遷明經業者罕殊用向非振舉曷勸專

勤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獎人材繇內及外之道也伏望濬發明詔博求通經之士簡之朝著拔自草萊增置員數分教胄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廩稍且優旌別斯在淹貫之士既蒙厚賞則天下善類知所勸矣無使唐虞專稱得人太宗嘉納之顧謂宰相曰徽之儒雅操履無玷置於館閣宜矣未幾改判集賢院嘗詔預觀燈乾元樓上嘉其精力不衰時劉昌言拔自下位不踰時參掌機務懼無以厭人望常求自安之計童儼爲右計使欲傾昌言代之嘗謂徽之曰上遇張洎錢若水甚厚旦夕將大用有直史館錢熙者與昌言厚善詣徽之徽之語次及之熙遽以告昌言昌言以告洎洎方固寵謂徽之遣熙構飛語中傷已遂白上上怒召昌言質其語出徽之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熙落職通判朗州徽之未行改鎮安軍行軍司馬真宗尹京妙選僚佐驛召爲左諫議大夫與畢士安並充開封府判官召對便殿諭以輔導意東宮建屬以徽之兼左庶子嘗出巡田真宗作詩言懷因以寄之遷給事中卽位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俄兼秘書監咸平初加禮部侍郎二

萬曆二十五年刊

年春以衰疾求解近職改兵部仍兼秘書監入謝命坐勞之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俾卿得以養性也是秋特置翰林侍讀學士命與夏侯嶠呂文仲並爲之賜宴秘閣且褒以詩未幾以足疾請告上取名藥以賜郊祀不及扈從錫賚如侍從之例車駕北巡徽之力疾辭於苑中上顧謂曰卿勉進醫藥比見當不久也及駐蹕大名特降手詔存諭明年春正月車駕還又遣使臨問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五十萬絹五百匹錄其外孫宋綬太常寺太祝姪孫偃集並同學究出身徽之純厚清介守規矩尚名教尤疾

非道以干進者嘗言溫仲舒冠準用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寢薄世謂其知言徽之寡諧於俗唯李防王祐深所推服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爲文義友自爲郎官御史朝廷即待以舊德善談論多臧典故唐室以來士族人物悉能詳記酷好吟詠每對客論詩終日忘倦旣沒有集二十卷留於家上令夏侯嶠取之以進徽之無子後徽之妻王卒及葬復以緡帛賜其家

澈字晏如徽之宗人也世家建陽父思進晉天福中北渡海因家於青州之北海累佐使幕澈幼聰警七

歲讀春秋左氏傳即曉大義周宰相李穀召令默誦
一無遺誤穀甚異之年十六思進爲鎮趙從事會昭
慶令缺使府命澈假其任時河決鄴郡府督役甚急
澈部徒數千徑大澤中多廬葦令采刈爲筏順流而
下旣至執事者訝以後期俄而葦筏繼至駭而問之
澈以狀對乃更嗟賞建隆初舉進士時竇儀典貢部
謂澈文詞敏速可當書檄之任調補河內主簿再遷
青州司戶參軍知州張全操多不法澈鞫獄平允無
所阿畏太祖知其名召試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
州江南平改通判虔州令就大將曹彬分兵以行旣
入境僞帥郭再興擁兵自固澈單騎直趨其壘諭以
朝廷威信再興即奉符以代澈悉料城中軍士之勇
壯者凡五百人爲一綱部送京師土豪黎羅二姓聚
衆依山謀亂澈率兵平之擒二豪械送闕下遷右贊
善大夫知淄州事親以孝聞求便侍養徙同判青州
三遷祠部員外郎復知淄州又知舒州累轉祠部郎
中咸平初遷選王府僚佐以澈爲雍王府記室參軍
賜金紫加度支郎中景德初車駕幸澶淵王爲東京
留守澈遷兵部郎中充留守判官軍巡囚逸王驚而
感疾及薨又得聞門殘忍之狀坐輔導不善免官未

幾起為祠部郎中卒年七十四子巒淳化進士職方員外郎

呂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父裕偽唐歙州錄事參軍文仲在江左舉進士調補臨川尉再遷大理評事掌宗室書奏入朝授太常寺太祝稍遷少府監丞預修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改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上每御便殿觀古碑刻輒召文仲與舒雅杜鎬吳淑讀之嘗令文仲讀文選繼又令讀江海賦皆有賜賚以本官充翰林侍讀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宿侍書學葛湍亦直禁中太宗暇日每從容問文仲

以書史著以筆法湍以字學雍熙初文仲遷著作佐郎副王著使高麗復命改左正言巡撫福建未幾賜金紫加左諫議大夫淳化中與陳堯叟並兼關西巡撫使時內品方保吉專幹權酷威制郡縣民疲吏擾變易舊法訟其倍克者甚衆文仲等具奏其實太宗怒甚亟召保吉將劾之反為保吉所訟下御史驗問文仲所坐皆細事而素巽懦且恥與保吉辯對因自誣伏遂罷職既而太宗知其由復令直秘閣踰月再為侍讀一日召於崇政殿讀上草書經史故實數十軸詔模刻于石遷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同判吏部

銓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審官院咸平三年拜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讀學士受詔集太宗歌詩為三十卷詔書加獎又知審刑院六年授御史中丞景德中鞫曹州奸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交遊內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讐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文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更察其為人置於冗散或舉選對駁之日擯斥之未為晚也上從之

此官得仁

言三年遷工部侍郎復為翰林侍讀學士文仲又居禁近頗周密兢慎一日早朝暴得風疾請告踰百日詔續其奉明年改刑部侍郎文集賢院學士未幾卒錄其子永為奉禮郎文仲富詞學器韻淹雅其使高麗也善於應對清淨無所求遠俗悅之後有使高麗者必詢其出處然性頗醒醒不為時論所許有集十卷

正著字知微文仲同時人自言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世家京兆渭南祖賁廣明中從僖宗入蜀遂為成都人賁仕王建為雅州刺史父景瓌萬州別駕著偽

蜀明經及第歷平泉百丈永康主簿蜀平赴闕授隆平主簿凡十一年不代著善攻書筆迹甚媚頗有家法太宗以字書訛舛欲令學士刪定少通習者太平興國三年轉運使侯陟以著名聞改衛寺丞史館祇候委以詳定篇韻六年召見賜緋加著作佐郎翰林侍書與侍讀更直于御書院太宗聽政之暇嘗以觀書及筆法爲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

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於侍書待詔中亦無其比雍熙二年遷左拾遺使高麗端拱初加殿中侍御史二年與文仲同賜金紫明年卒特加贈賜錄其子嗣復爲奉禮郎呂祐之字元吉濟州鉅野人父文贊本州錄事參軍祐之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辭褐大理評事通判洋州改古贊善大天出爲泰寧軍節度判官移天雄軍召拜殿中侍御史決獄西蜀還知具州換右補闕直史館同判吏部南曹遷起居舍人端拱中副呂端使高麗假內庫錢五十萬以辦裝還遇風溥舟欲覆祐之

悉取所得貨沉之即止復獻海外單皇澤詩十九首
太宗嘉之仍蠲其所償淳化初判戶部勾院會分備
三館職以祐之與趙德裕並直昭文館俄以本官知
制誥賜金紫同知貢舉有東野日宣者祐之以妻族
嘗薦舉之坐鞫獄陳州不實貶官祐之亦降校殿中
丞再直史館未幾後知制誥太宗嘗閱班簿擇近臣
舉官觀祐之姓名宰相因言其前坐舉無狀上曰此
正可令贖過矣即取祐之焉至道初拜右諫議大夫
賜金紫知審官院出知襄州徙壽州真宗即位轉給
事中復知襄州移昇州歲餘又典襄陽歸掌吏部選

事知通進銀臺司與呂文仲並拜工部侍郎翰林侍
讀學士自置侍讀侍講甚艱其選至是裁七人祐之
第其名氏刻石于秘閣祐之純謹長者不喜趨競所
至無顯譽備顧問不能有所啓發會文仲以疾罷近
職祐之亦出為集賢院學士仍並遷刑部侍郎景德
四年卒年六十一有集三十卷

潘慎脩字成德泉州莆田縣人父承祐仕閩後歸江
南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仕慎脩少以父任為秘書
省正字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
征江南李煜遣隨其弟從鎰入貢買宴錢求緩兵留

其人

是
館懷信驛旦夕捷書至邸吏督從鎰入賀慎脩以為
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群臣稱賀從鎰即奉
表請罪太祖嘉其得禮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悉加
優給煜歸朝以慎脩為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慎
脩掌記室許之煜卒改太常博士歷膳部倉部考功
三員外通判壽州知開封縣又知湖梓二州淳化中
秘書監李至薦之命以本官知直秘閣慎脩善弈棊
太宗屢召對弈因作棊說以獻大抵謂棊之道在乎
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
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棊矣

棊說

因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俄與直昭文館
韓援使淮南巡撫累遷倉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
又副邢昺為兩浙巡撫使俄同脩起居注景德初上
言衰老求外任真宗以儒雅宜留秘府止聽解記注
之職數月擢為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從幸澶
州遭寒疾詔令肩輿先歸明年正月卒年六十九賜
錢二十萬絹一百匹慎脩疾雖亟精爽不亂託陳彭
年草遺奏不為諸子干澤但以主恩未報為恨上憫
之錄其子汝士為大理評事汝礪為奉禮郎令有司
給舟載其柩歸洪州慎脩風度醞藉博涉文史多讀

道書善清談先是江南舊臣多言李煜闇懦事多過實真宗一日以問慎脩對曰煜或懵理若此何以享國十餘年他日對宰相語及之且言慎脩溫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嘉獎之當時士大夫與之遊者咸推其素尚然頗恃前輩待後進倨慢人以此少之有集五卷汝士至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父昌業南唐虞部員外郎鎬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旁親所訟疑其法不能決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甚竒之舉明經解褐集賢校理入直澄心堂

何

江南平授千乘縣主簿太宗即位江左舊儒多薦其能改國子監丞崇文院檢討會將祀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鎬問之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况謫見如此乎普言于上即罷其禮翌日遷著作佐郎改太子左贊善大夫賜緋魚歷殿中丞國子博士加秘閣校理太宗觀書秘閣詢鎬經義進對稱旨即日改虞部員外郎加賜金帛又問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又嘗召問天寶梨園事敷奏詳悉且遷駕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與朱昂劉承珪編次館閣書籍虞部

胡況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五十五

十一

監生周弘祖刊

郎中事畢賜金紫改直秘閣會脩太祖實錄命鎬檢
討故事以備訪問景德初置龍圖閣待制因以命錫
鎬加都官郎中後幸澶淵遇懿德皇后忘日疑軍中
鼓吹之禮時鎬先還備儀仗命馳騎問之鎬以武
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為對預脩冊府元龜改司
封郎中四年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賜襲衣
金帶班在樞密直學士下時特置此職儒者榮之大
中祥符中同詳定東封儀注遷給事中三年又置本
閣學士遷鎬工部侍郎充其職上日賜宴秘閣上作
詩賜之進秩禮部侍郎六年冬卒年七十六錄其子

漉為大理寺丞及三孫官鎬博聞強記凡所檢閱必
戒書史云其事其書在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
得異書多召問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顧遇甚厚士
大夫有所著撰多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
無倦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
鼓則起誦春秋所居僻陋僅庶風雨處之二十載不
遷徙燕居暇日多挈醪饌以待賓友性和易清素有
懿行士類推重之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祖文徽仕南唐至工部尚
書父元方亦仕李煜為建州觀察判官三師平金陵

盧絳據歙州遣使傳檄至鄣元方斬其使及絳擒之
祖聞元方所為優獎之拜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道
幼沉寔不群罕言笑喜親筆硯文徽特愛之未冠以
詞業稱侍号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雞羹方冬
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米取之得鰾尺許以
饋之剖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後數年母卒絳意名
宦遊五臺將落髮為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
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端拱初舉進士高第解
褐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為從事深被禮遇改與元
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

命道通判遂州召對出御書歷俾錄其課給以實奉
至道二年有使兩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
詔嘉獎遷秘書丞俄徙知果州時寇黨尚有伏巖谷
依險為柵者其酋何彥忠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
大木槽穀弓露刃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
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誑
誤邪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間關林壑百里許
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床
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
我者即梟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

袍帶驛奏爾書褒諭咸平四年代歸賜緋魚上言曰
朝廷命轉運使副不惟審度金穀蓋以察廉郡縣庶
臻治平以召和氣今觀所至或匪盡公蓋無懲勸之
科致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內曾
薦舉才識者若干奏紕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
以爲賞罰從之俄出知寧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
宗諤以道名聞策入第四等拜左正言直史館未幾
出爲西京轉運副使六年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召
入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賜金紫道儒雅迂緩
治劇非所長卞衮爲鹽鐵副使與道同候對將升殿

遷出奏牘請道同署及上詢問事本道素未省稅不
能對遂以本官罷出知襄州卒不能自辯亦無愠色
大中祥符元年歸直史館遷刑部員外郎預脩冊府
元龜三年進秩兵部爲龍圖閣待制與張知白孫奭
王曙並命馬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選事糾察在京刑
獄奉使契丹以久次進右司郎中真宗退朝之暇召
馮元講易便坐惟道與李虛已李行簡預焉天禧元
年以耳聾難於對問表求外任得知虢州將行上御
龍圖閣飲餞之秋蝗災民歎道不候報出官廩米賑
之又設粥糜以救饑者給州麥四千斛爲種於民

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二年五月卒訃聞真宗哀情
之詔其子奉禮即循之乘傳往治喪事遷大理評事
賦祿終制道性淳厚有犯不較所至務寬恕胥吏有
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已錢償之以是頗不
治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
錢於樹而去兒時嘗戲盡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贍孤
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惇獨者祿賜所得
敢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
待之愈厚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
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

其毋兄將鬻南文以養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為其女
擇壻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督奴婢於人道為贖
之嫁士族措紳服其履行好學嗜弈甚深信內典平
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於卑儉嘗夢
神人謂曰汝位至正即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
者以為積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從兄陶

陶字大均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補常州錄事參軍
歸朝詔大理評事試律學除本寺丞遷大理正歷侍
御史權判大理寺賜緡斷官仲高錫訟陶用法非當
陶抗辯得雪遷工部郎中俄知台州累遷兵部咸平

五年朱博爲大理議趙文海罪不當宰相請以陶代
真宗曰聞陶亦深文當加戒勅即遷秘書少監判寺
事特楊億知審刑陶屢攻其失又命代之賜金紫陶
持法深刻用刑多失中前後坐罰金百餘斤皆以失
入無誤出者景德三年卒年七十一子拱之淳化三年
進士後爲都官郎中慶之太子中舍

論曰典誥命者以詞章典雅爲先侍講讀者以道德
洽聞爲實自昔皆難其人至宋元重其選太宗崇尚
儒術聽政之暇以觀書爲樂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備
顧問真宗克紹先志兼置侍講學士且因內閣以設

職名俾鴻碩之士更直迭宿相與從容議論以至之
清介願之和祿願之明敏悉直之淳厚俾領詞職固
無忝矣若文仲之器韻淹雅慎條之醞藉該貫杜鎬
之博聞強識本道之純孝篤義里諸左右啓沃尤多
豈直講論文義而已哉若祐之不喜趨競微之深疾
幸進風采難峻又其卓然者也微之嘗謂溫仲舒寇
準以博學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寢薄君子
以爲名言云

列傳卷第五十五

列傳卷第五十六

宋史二百九十七

開禧傳言在國錄國事前書表給襲國史編纂事都總裁長庚等奉
祭

孔道輔

子宗翰

鞠詠

劉隨

曹修古

郭勸

段少連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父勗
進士及第為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廣州會真
宗東封躬請孔子祠帝問宰相孔氏今孰為名者或
言勗有治行即召對以為太常博士知曲阜縣初勗
在廣州以清潔聞及被召番會爭持寶貨以獻皆慰

遣之後爲御史臺推直官累遷秘書監分司南京管
勾祖廟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後道輔卒年八十九
道輔幼端重舉進士第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
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
官屬往莫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
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
孔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道輔一繩以法上言廟
制卑陋請加修崇詔可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
朝召爲左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
羅崇勳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

后可其言乃退未幾爲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者優
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艱然徑出契丹使三客者邀
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
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是朝
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若臣然然又酌大危謂曰方
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言既還言
者以爲生事且聞事端仁宗問其故對曰契丹比爲
黑水所破勢甚蹙平將漢使至契丹棘爲所侮若不
斂恐益慢中國帝然之厯判吏部流內銜計察在京

四百八十二
刑獄坐糾事不當出知鄆州徙青州遷判滄內銓遷
尚書兵部員外郎復出知徐許二州徙應天府明道
二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
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勳
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請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
母不當輕毀然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
等至中書入宰相曰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
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
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毋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
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先德為

法邪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
出道輔知泰州明日晨入至待漏閣有詔亟馳出城
頃之徙徐州又徙兗州進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
在堯三年復入為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逢遇事
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
初道輔與其父里中仇郭執贖舊宅居之有言於帝者
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即詔道
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垣
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帝
出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檢人之言入矣會受詔

鞠馮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
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見上為辨之道輔
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明黨大臣
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為上遜所賣頗憤慨時大寒
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
三王素因對語及道輔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
部侍郎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登進士第知仙源縣而為治有條理遇
族人有良不以私故黜法王珪司馬光皆上章論薦

由通判陵州為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知虔
州城濱章貢兩江歲為水鬻宗翰伐石為址治鐵錮
之由是屹然詔書褒美陝楊洪兗州皆以治聞哲
宗初立求言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其可
用者十五人獨稱獎其二乃宗翰與王鞏也元祐初
召為司農少卿遷鴻臚卿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
褒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繅帛以奉先祀至
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
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為不正請自今罷封之
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領他職

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
刑部侍郎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父勵尚書膳部員外郎廣南轉運使詠十歲而孤好學自立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錢塘縣改著作郎知山陰縣仁宗即位以太常博士召爲監察御史錢惟演自其南來朝圖入相詠言惟演險險嘗與丁謂爲婚姻緣此大用後謂知謂奸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遂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

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大安殿柱生芝草召群臣就觀詠言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爲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時王欽若復相詠嫉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兼左述使率府率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今老矣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出通判信州又坐鞠陳絳獄失實徙邵州欽若卒御史中丞王臻奏還詠殿中侍御史爲三司監鐵判官曹利用貶死

利用嘗所薦擢者多領兵守邊朝廷欲罷去之詠請一切毋治天聖六年夏大星晝墮有聲如雷詠條五事上之因言太子少保致仕晁廻雖老而有器識宜蒙訪對其必有補又言三司使胡則丁謂黨也性貪巧不可任利權河北京師旱饑奏請出太倉米十萬石振饑民江淮制置使鍾離瑾因奏計多致東南物以賂權貴詠請御史臺劾狀帝面諭瑾亟還所部以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爲三司鹽鐵副使八年特置天章閣待制以詠及范諷爲之判登聞檢院定國軍節度使張士遜入

覲冀得再用詠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薦以至相位陛下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義起使之藩士遜乃赴鎮明年詠卒嘗著道釋雜言數十篇別構淨室以居自號深寧子

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以進士及第爲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每伐巨木爲柵壞輒以他木易之頗用民力隨因令環植楊柳數十萬株使相連屬以爲限界民遂得不擾屬縣令受賕鬻獄轉運使李士衡託人於隨不從士衡憤怒乃奏隨苛刻不堪從政罷歸不得調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索隨爲繩按之

既罷夷人數百，訴於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後，改大理寺丞，爲詳斷官。李溥以贓敗，事連權貴，有司希旨，不窮治。隨請再劾之，卒抵溥罪。晁迥薦通判益州，呂夷簡安撫川峽，又言其材以太常博士。改右正言，數月，坐嘗爲開封府發解，廵捕官而不察舉，人私以策辭相授。降監濟州稅，稍徙通判晉州，還朝，遷右司諫，爲三司戶部判官，隨在諫職。數言事，嘗言今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靖而已。又奏：「頻年水旱，咎在執事大臣忿爭不和，請察王欽若等所爭爲辨曲直。」又因是變言：「國家本支蕃衍而安定，王之

外封策未行，望擇賢者用唐故事，增廣嗣王、都王之封，以慰祖宗意。時下詔蜀中選優人補教坊，隨以爲賤工不足辱詔書，又劾奏江淮發運使鍾離瑾載奇花怪石數十艘納禁中，及賂權貴，累疏論。丁謂姦邪不宜還之內地，胡則謂之黨，旣以罪出陳州，不當復進職。王欽若旣死，詔塑其像茅山，列於仙宮，隨言：「欽若賊污無忌，憚考其行，豈神仙耶？宜察其妄。」又言：「李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前後所論甚衆，帝旣益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專稟，帝旨入諫。太后不宜數幸外家，太后不悅，會隨

請外出知濟州改起居郎久之遷尚書刑部員外郎
入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比年庶官僥倖請託或對
見之際涕泗祈恩或績效甚微銜鬻要賞亦有藩翰
之臣位尊職重表章不遜請求靡厭按察之司燕安
顧望以容奸爲大體以舉職爲近名以巧詐爲賢以
恬退爲拙以至貪殘者瀆于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
請行申儆之法朝廷爲下詔戒中外未幾權同判吏
部流內銓以長定格從事吏不得爲奸改三司鹽鐵
副使使契丹以病足痺辭不能拜及還爲有司劾奏
奪一官出知信州徙宜州再遷工部郎中知應天府

水晶燈

召爲戶部副使改天章閣侍制不旬日卒隨與孔道
輔曹修古同時爲言事官皆以清直聞隨臨事明銳
敢行在蜀人號爲水晶燈籠初使契丹還會與而官
收所得馬十五乘旣卒帝憐其家貧賜錢六十萬

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秘書丞
同判饒州宋綬薦其材召選以太常博士爲監察御
史上四事曰行法令審故事惜材力辨忠邪辭甚切
至又奏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仕官班本品見任上
欲其知恥而勇退也比有年餘八十尚仕班行心力
旣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敕文武官年及七十以上書

自官... 官致仕仍從貞觀舊制即...
如... 因者爲今修古嘗偕三院御使十二人...
將... 朝堂黃門一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爲所...
修古奏前史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
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帝聞
立命笞之晏殊以笏擊人折齒修古奏殊身任輔弼
百條所法而忿躁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
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司
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曰
官同考定及奏以謂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

日未過午舜臣筆寸坐妄言災變被罰修古奏言日官
所定希旨悅上未足爲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
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爲福天變不告所
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爲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
謂重傷物命且真宗時嘗禁採絨毛故事未遠命罷
之時頗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勝計修古極陳
其不可久之出知歙州徙南劍州復爲開封府判官
歷殿中侍御史擢尚書刑部員外郎知雜司事權同
判吏部流內銓未踰月會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錄其
姻戚至於廝役幾八十人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集

遷太常博士通判密州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梓州
路轉運判官以母老固辭復為博士通判萊州州民
霍亮為仇人誣罪死吏受賕傳致之勸為辦理得免
擢殿中侍御史時宋綬出知應天府杜衍在荆南勸
言綬有辭學衍清直不宜處外又言武勝軍節度使
錢惟演遷延不赴陳州覬望相位弟惟濟任觀察使
定州總管自請就遷留後胡則以罪罷三司使乃遷
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請趣惟演上道罷惟濟兵權
追則除命又論劄從德遺奏恩濫貶太常博士監維
州稅改祠部員外郎知萊州月餘復為侍御史判三

司蓋鐵為院郭皇后廢議選納陳氏勸進諫曰正家
以正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
世闕不可以儼宸極疏入后已廢而陳氏議遂寢
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馬季良自京所
求多世朝廷從之勸言致仕所以待賢者豈有異
無之人可得請追還敕詔又言發遣使劉晏德政論
肩浴器大率以媚上也請付外寶以戒邪佞趙元昊
襲父位以勸為官告使所遣百萬悉指不受還兼侍
御史知雜事權判流內銓遷工部郎中度支副使拜
天章閣待制知延州元昊將山遇害其族來歸言

元昊將反勸與兵馬鈐鑿李渭議自德明納貢四十
年有內附者未嘗留乃委卻之是冬元昊累反遣其
使稱偽官來勸視其表函猶稱臣因上表曰元昊雖
僭中國名號然尚稱臣可漸以禮屈之願與大臣熟
議遂落職知齊州改滿州數月移磁州元昊益侵邊
關陝擾攘言者猶指勸不當絕山邊事又降兵部負
外郎丁母憂起復知鳳翔府尋復特制召權戶部副
使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州再遷兵部郎中徙滄州
又徙成德軍盜起甘肅徙鄆州既而知成德軍韓琦
言勸所遣將張忠劉繼勳等賊帥皆第下特詔獎諭未

幾召為翰林侍讀學士復判流內銓改左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辭不受而請贈其祖萊陽公
寧遂以為尚書右丞外郎衛士有相惡者陰置刃
衣篋中從勿當皇城司楊景宗入禁門既而為國者
所得景宗輒隱不以聞勸請先治景宗罪言得之不
聽又廷爭累日卒貶景宗祀明堂將加恩中外言者
就齋次帥群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是年復為侍
讀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司勸性廉儉居無長物嘗謂
諸子曰顏魯公云生得五品服章死任子為齋郎足
矣及母為侍讀曰吾老諸生志不過郡守人年七十

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上上不得請賜銀
使市田宅後二年五月三日源明治平中為太常博士會
御史知雜事呂誨等奏彈中書議進崇濬安慶三典
禮非是被熟以陳明補監家御史事行源明之亮除
命請追誨等遂聽免後以職方員外郎知軍州事
改少隲字希逸開封人其母李氏鳳集於原野而生
少連及長美姿表稠偉有識度為服勤詞學為試
書省校書郎知崇陽縣崇陽屬岳陽張詠為令有治
狀其後惟少連能繼其風亦極純州觀察判官預校
道經改秘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蒙城名山金華三縣

以本省丞為審刑院詳議官張士遜守江寧辟通判
府事還為御史臺推直官遷太常博士論劉從德遺
奏恩濫降秘書丞監漣水軍酒稅復為博士通判天
雄軍太后崩召為殿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閣言
郭皇后不當廢少連坐贖復上疏曰陛下親政以來
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無不歡欣一旦以諫官御
史伏閣遷行黜責中外皆以為非陛下意蓋執政大
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也竊觀戒
諭自今有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羣詣殿門請對且
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

敢旅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贄崔元
亮叩殿陛理宋申錫前史以爲美事今陛下未忍廢
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爲妃諫官御史安敢緘默
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爲阿黨乎爲忠亮乎疏入不
報又上疏曰高明粹清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氛祲
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
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
莫不浸涵德澤而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
由大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
貢狂瞽竊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

成不忍之忿又稽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愫
爲陛下廓清氛祲蔽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
正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
則君天下脩化本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况聞入道
降妃之議出自臣下且后妃有罪黜則告宗廟廢則
爲庶人安有不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
臣下之議乎且皇后以小過降爲妃則臣下之婦有
小過者亦當降爲妾矣比杭章請不蒙賜召豈非有
奸邪之臣離間陛下耶臣等赴中書時執政之臣謂
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爲妃兼云有上封者

慮后不利於聖躬故築高垣置在別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爲未可願速降明詔復中宮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庭具知特示涵容未行遽黜置之別館俾自省脩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別館爲后爲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况皇后事陛下一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搢紳循默無敢爲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者蓋臣職有曠爾臣竊恐奸邪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諂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爲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豈

致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於別館必恐懼脩省陛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宮乎願詔復中宮位號杜絕非聞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哉陛下苟爲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未幾除開封府判官改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出爲兩浙轉運副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殫閱往往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爲貨少連命郡縣上簿言悉緘識遇事間指取一二自闕損其非是者殺之餘不及閱

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為奸而州縣簿言其敢不治矣部吏有過召詰曰聞子所為若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為無言不使善人被謗即為汝辨明矣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每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後有能自改過者猶保任之秀州獄死無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聚謀偽為死者服罪款未及綴屬少連已挈舟入城訊獄吏具服請罪以為神明是時鄭向守杭無治才訟者不服往往自州出徑趨少連少連一言處決董宗盡其理徒使淮南兼發運司事加兵部員外郎又徙陝西駙馬都尉柴宗

慶知陝州縱其下撓民少連入境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踰月為度支三司副使河東地震奉使安撫還擢工部郎中天章閣直學士知涇州改仲淹薦少連才堪將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改渭州命未至而卒少連通敏有不通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為權勢所屈既卒仁宗歎惜之

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為害不採嘗天聖明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后無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舉朝政亡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故也是時孔道輔鞠詠烈隨曾修古迭為諫官御史

二百八十七
郭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輒言雖被斥逐
不更其守及帝既親政道輔勸少連復在言言郭后
之廢引議慷慨犯人主責大臣其氣益壯遺風餘烈
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歟

列傳卷第五十六

